

莊啓東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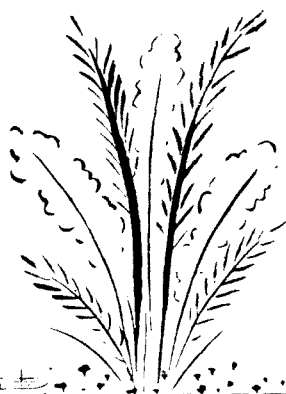
自殺者

新鐘書局出版

新
鐘
創
作
叢
刊

莊 啓 書

自 續 者



新 鐘 書 局 出 版

自殺書

1—1500冊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分伍角叁 裝平
分伍角伍 冊每價實 裝精

東 啓 莊 者 著

雄 李 人行發

局書鐘新 所行發
里安同路馬三海上

所刷印鐘新 者刷印

自序

朋友們一走進我的家裏，總是縐着眉，有的直心些的便大聲地叫起來：「髒得髒得很！」

母親，妹妹，妻子，孩子，這許多人住在一起，一個小房間裏七橫八豎的舖滿了牀，尿布破衣各處都是。時時刻刻都有可怕的眼睛射過來，時時刻刻都有可怕的聲音擾亂着。

在一個堆滿縫紉傢伙，教科書，香煙灰等等的桌子上，我開始寫作了。寫不了幾行，妻子把孩子攆過來，去洗尿布了；有時候兩婆媳鬧着彆扭，讓孩子哭着，我只得又攔下筆來，去解圍。這樣，一篇很短很短的東西，總要攔幾次筆。

好幾次我撕着原稿，好幾次我很想就此永遠攔筆，但是，生活的鞭子總鞭着我坐到堆滿雜件的那張桌子邊去。所以，當我拉開椅子坐下去預備寫東西的時候，朋友們總是搖搖頭，好像看一個犯人坐到電椅上去受刑一樣使他難受！

有一位朋友甚至取笑地對我說：『這樣小的屋子是會給這許多人擠破的！而你這樣瘦小的人再寫下去也要給他們吃掉了！』

這位朋友的意思當然不是有心挖苦我，但是我給他這麼一說以後，我的心裏却有一塊重鉛似地，透不過氣來。自然，家庭負擔這麼重也使我非常痛楚；但是最使我傷心的却是與此有關聯的，我的「帶熱氣」的寫作，以及不得不粗製濫造地把它銷運到市場上去了。

現在，這些「帶熱氣」的東西居然印成集子了，我很想借此說幾句話。然而我校閱了這些校樣以後，我簡直疲倦得要命，我透不過氣來，那塊重鉛是更重了。我深深地領略到別人序文上的那句老話：『我只得紅着臉出醜了！』

雖然有幾個朋友曾經這樣鼓勵我：『就是讓你紅紅臉，出出醜！這對於你自己是有益的！』但是，但是，什麼時候才能夠讓我不紅臉呢？什麼時候才能夠使我寫些比較滿意的東西呢？朋友！朋友！！

自殺者目錄

自序	一
審判	一
自殺者	七
一對	七
中年	三
上一代剪影	六
一天	三
棄	元
墮胎	四
三種錯綜的心理	九

長脚	七二
或人	六
呂不韋	六
短短的隨筆	九
全節堂	九
一個冬天	一〇四
曹娥江畔	一三
病	一五
十六舖	一三
招寶山	一九
畢業以後	一三四
一個農民和一頭牛	一四一

審判

朱牧師是巴鎮教堂的最高級的人物，也是巴鎮裏的最有勢力的人物。他，上面有洋牧師幫他忙，下面有一班盲目的教徒崇拜他。事實上，他已經應該是一個巴鎮的統治者了。

在朱牧師手下有一個最得力的，也是唯一的，傳教者。他的名字叫郭谷九，他在教堂附設的一個學校裏教書，每逢禮拜天，他還要跟學生一起背着旗子到街上去傳教，發傳單。平常時候，這是說每天放學以後，他還要到鄰近的鄉民的家裏去傳教，帶便拉些人到教堂裏來做晚禱。每月這樣，他可以從朱牧師那裏領到二十五隻大洋。

有一次，朱牧師想從鄉民中間再挑選一個傳教者。於是，他就留心郭谷九的蹤跡，看他平時跑得最多的是那一家。他想：郭谷九時常在跑的那一家，一定是最信仰耶穌的，在他們中間一定可以挑選出一個能幹的傳教徒出來的。

在他幾天留心以後，他發現郭谷九每天晚上都要到李鄉紳那裏去一次。有一天，趁郭谷九在教書的時候，他也就跑到李鄉紳的家裏，於是他發現這個。那不是誠心信仰耶穌的李鄉紳自己，也不是待他至誠至意的李太太，却是捧茶給他的李鄉紳的媳婦——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寡婦。她使他顛倒，也使他發誓每天必須親自到這裏去傳教了。

這裏是有很多的機會，當朱牧師提出要訓練少寡婦做一個女傳教者，自己親自來教她讀聖經，而且得到了李鄉紳和李太太的同意了的時候。

一部新約還有幾章沒讀完，這位少寡婦的腹部却忽然隆起來了，這，嚇得朱牧師再也不敢蹇足到她那裏去了。

可是，有一個早晨，李鄉紳却陪着這位少寡婦到教堂裏來了。那老頭兒臉上蒼白，稀疏的鬚髭在顫抖着，那少寡婦却笑嘻嘻地態度非常自然。

朱牧師一看到這個，他嚇得跳起來，不過立刻他又安靜下來，打一個招呼，他走出去了；但是李鄉紳卻一把拉住他。

『牧師！』

『不，我有重……重要的事情出去，請你們坐一坐，我就來。』

『不，牧師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呢！』

『不，你不會像我那麼重要的，我要請你們等一下。』

『不，牧師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，你是我的救世主，現在你的弟子是陷在罪惡的深淵中了，請你救救我吧。』

牧師稍稍猶豫了一下，也就答應了：

『好罷，那末我就等一下出去，現在你說你的事情罷。』

「牧師，不是別的，就是爲了這個冤孽」他指着站在他旁邊的媳婦，「你曉得，我們家裏是從來沒有男人進出的，但是這冤孽忽然肚子大起來啦。我說她一定偷了漢子，她說一定沒有的；爲了這件事，我同我的內人也吵過好幾次，她也說她不會幹這件事。現在，神父，請你來審判罷，我想，你的神明一定會把它斷出來的。所以我今天把她帶得來。」

「好，」牧師想了一想，也就祇好答應下來。

「那末，我要不要到場呢？」

「不，你不算原告，又不是被告，你是可以不必在場的。」

李鄉紳唯唯首肯，深深地作個揖，走出教堂回去了。

這裏，牧師坐在講台上做主審官，郭谷九坐在旁邊做陪審官兼書記官，少寡婦立在講台下，那當然是算作犯人了。

牧師照例問過姓名，籍貫，年齡，以後，他第一句便問：

「你的家裏還有別的人來往嗎？」

書記官記到「別」字這裏，不覺心跳起來，他在「別」字下面，很快地多記四個字：「但願沒有」。

那少寡婦却低着頭不作聲。於是主審官又問第二句了：

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說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說呀!!」

犯人迫得沒有法子，她就抬起頭來，用眼睛看一看主審官的眼睛，再看一看陪審官的眼睛，於是她笑一笑說：

「那是祇有鬼知道！」

主審官怕她還要說下去，連忙打斷她的話，說：

『不，天父，上帝知道！』

這時候，書記官從發抖的掙扎中突然清醒過來，於是脫了筆，離開書記官的職位，以陪審官的資格立起來補充着說道：

『不錯，祇有上帝知道！』

一月二十一日早晨。

自 殺 者

夜深了。

藍醫生關門的聲音很清脆地響着，砰！連已經駛出了醫院門外的那乘救護車，在這裏急診間裏還聽得出沙沙沙輪子輾轉的聲音。夜是很寂靜啦。

藍醫生打個呵欠，皺着眉頭，正伸出手來到這急診間中間的五百燭電燈光下預備看一看手錶，現在究竟有幾點鐘了？忽然，他轉過頭去，似乎聽到什麼東西響着的樣子，眼睛驚了一下，立刻又恢復常態，把臉向着門外的電梯等待着。

電梯下來了。一個戴黑帽子，着黑色燕尾服，長着滿面長鬚鬚的牧師匆忙地走出來。他左手緊緊地夾着一個黑色的皮包，右手正拿着一塊手帕擦那血紅的大鼻子

。這好像是他的習慣的動作。擦了一下，大鼻子上暫時平靜了，一會兒又現出一顆顆的汗珠來，於是又擦了一下。

他動一動濃簇的眉毛，把皮包放在長凳上，在擦着鼻子的手帕下響着喜悅的有力的喉音：

『Dr. 藍，說是救護車出去了，又是一個自殺的人。是不？』

『是。』藍醫生又懶懶地打個呵欠，繞着手術床的周圍踱着。

『好，那末，你，』牧師很興奮地叫着，手帕又狠狠地擦了一下，『你得小心！一個自殺者當他悔悟的時候，是比常人更深切，因為自殺者比普通入更能體會自己的罪惡！』

牧師笑了，這種笑容只有從天真的小孩子的臉上才可以看到。而且聲音很洪亮，霍霍霍霍！藍醫生給他駭了一跳，立刻停下步來，呆呆地看他一眼，於是又繼續緩緩地一步步踱着了。

牧師覺得自己的話太聰明了，已經能夠引起別人的驚奇，立刻更得意地叫起來

：「我又記得，我又記得，早晨出院的那個鄉下人了！D：藍，你記得嗎？」

「那一個？」藍醫生淡淡然說着，還是繞他的圈子。

「就是昨天進來的那個鄉下人。用繩子吊在江灣路旁邊的樹上自殺的那個。這蠢貨，要是那裏沒有路燈，他真的可以達到目的了。不是嗎？當他在這裏清醒過來的時候，你還問他：『你們爲什麼要自殺？弄得人家麻煩死了！』我還記得他苦巴巴的說着，他是務農的，因爲鄉下水災跑到上海來，到上海也種過菜，當過小販，挑夫。現在連這些事情都沒有做了，只有自殺。就是那個，就是那個呀！」

「我還不記得！」藍醫生皺一皺眉尖，此刻他倒記起一件事情來了，於是他伸一伸手，很懊惱地叫了一聲：「三點了！」脚又緩緩地不耐煩地踱起來。

牧師却憤怒起來，手帕使勁地一擦，聲音像雷鳴一般，連頂上的電燈也給他驚

訝的閃了一閃：

「怎麼你這樣容易遺忘呢？」

「你曉得自殺的人經過我的手有多少啊！而且他們的身世總是一律的。你是偶然的來看一次，偶然的看到一個，自然容易記得嘍！」

牧師好像不曾聽到人家的話，他還是擦着鼻子大發雷霆：「你難道還能忘却嗎？當他從救護車上下來的時候，你說沒有用了，叫看護去打電話送斐倫驗屍所。後來看護把他行人工呼吸，你再仔細看時，你說還可救還可救，給他打了一針，於是慢慢地甦醒了，就是那一個，就是那一個呀！」

「唔，好像有這麼一個。他今天可以出去啦？」蓋醫生好像是不耐煩，好像是認錯了，又緩緩地踱起步子來。

牧師更興奮，更起勁，鼻子快要擦破了，手忙腳亂地去翻皮包。這時候他才記起自己從電梯下來到現在還不曾坐過，於是他用手揩一揩那白色的長凳，坐下來，

皮包放在腿上翻着。

一本手記冊，他拿出來。翻到中間一頁上，記着陸長生，他把皮包一放，又站起來：

「你看，你看，這就是他的名字呀！」

「是。」藍醫生理會似的應着，仍舊踱他的步子。

牧師又笑着像孩子似的笑。他把手記冊放進皮包里，得意的喉音又在急診間裏震盪了：

「陸長生！是，他的樣兒我還記得。長長的頭髮，長長的臉，兩頰是凹進的，鬚鬚很深，眼珠像死鯽魚一般，總是喜歡向上伸。他也有中國人所特有的黃皮膚。」

牧師看一看藍醫生，想知道對方是不是佩服他的記憶力。他看他低着頭像默認般一步步踱着，他就更喜悅地叫起來，驕傲地表示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。

「對於一個自殺者的心理，我是可以捏在手掌上的。一個自殺者他一定是一個有力的漢子，至少在精神上。而且還是一個求生慾強過常人十倍的人。凡是這類人都會有一串驚人的歷史，因為有個很重的動力把他們煅煉成這樣的。這正好像是撲燈的飛蛾，他們都缺少一個耶穌領導，於是他們是走錯了路了。要是從這一條路上再給走回來的時候，他一定變成最能悔悟人間罪惡的人，因為他比我們走得更近於「審判大日」了。而且這時候他才知道生命是可貴，於是他拿出飛蛾撲撞之力來懺悔，他便變成忠實的耶穌教徒啦。這理論我已經在陸長生身上試驗成功了。當我談到最後的審判，當我談到他生前的罪惡，他是多麼驚惶啊！當我談到耶穌復活，當我談到審判日教徒是怎樣榮幸，他是多麼入迷啊！昨天他出院時候，我故意給他一塊錢，我想這樣做，他就永遠捏在我的掌握中了，諾，就在這裏。（揮一揮捏着手帕的拳頭。）他說明天來，我相信，他明天來。我要他做什麼，他就會做什麼的，甚至我叫他再去自殺他也許也會依命的。我更相信，他已經是我的一個手指了。我有

一種幻想，一個偉人的手指一定不是每隻手五個，否則捏成一個拳頭不是跟常人一樣的小了嗎？一塊錢，只有一塊錢，合美金僅僅兩角錢而已！Dr.藍，你要好好地救這兩角錢的生命呀，我們的手上應該長着這樣的手指的呀！Dr.藍，我是爲了這件事才下來的，我……」

他看藍醫生並不理會他，一直走出去了，他把話停下來，狠狠地怒視他的後影。不過，一會兒，他也聽出來了，救護車已經開回來啦。

牧師站到門口來，把擦鼻子的手帕再移下一點，讓嘴巴也在掩蓋中。病人來了，小工推着搭牀，看護拿着紗布棉花之類的東西，藍醫生跟在後面。

牧師顫抖着，把手帕更捫得緊一點，他不敢近病人，只是遠遠地望着藍醫生的眼睛，因爲從這裏他可以瞧出病人的一切。

藍醫生把頭轉過來，正碰到牧師的眼睛，牧師驚了一下。

「牧師，我是說，」藍醫生帶着嘲笑的样子，「這個人是不中用了。他吃了來沙

爾，連腸子都爛了吧，我想。不過，你倒來看一看，我們怎樣才可以把他治好呢？」

「不，不，藍，」牧師緊捫着嘴搖頭，「你的話總不會錯，我不必來看。」

這時候，牧師才慢慢抬起頭來遠遠溜病人一眼：瘦削的臉上都結着一塊塊的大黑疤。長亂的頭髮。眼睛正向上伸着。胸部好像還在微微顫動。

「那末，好，」藍醫生拿出一本簿子來，「你幾歲？」

「三……十……一歲。」病人微吟着，忽然，向上伸的眼珠怒視了一下，「先生，請……你……不必醫……我，……我……病……是……不……能……醫的……」

藍醫生正忙亂地叫看護去打電話：

「記住，斐倫驗屍所。（立即他又轉過頭來。）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陸……長……生。」

藍醫生把簿子一合，瞧一瞧手錶，已經三點二十五分。他趕緊過去按那電梯

的電鈴——茲茲茲。

牧師却像石塊一樣站在那急診間的門口，濃濃的眉毛簇做一團，眼睛有火一般怒射着病人，雷一樣的喉音又響了：

「你是陸長生！」

「是！」病人驚了一下，立刻一種難忍的痛苦把他的聲音低下去，「老……先……生……謝……謝……你！」

「你的錢呢！你的錢呢！一塊錢！」

「謝……謝……你……老……先生……幾……毛角……吃……飯……其餘……都……買……雷……坐……兒……了……我……上……次……在院……聽人說……這……藥……是……最靈的……但是……我……痛呀……老……先生……」

「呸！」牧師急得跳起來，馬上拿了皮包就走，狠命地按着電梯門旁的電鈴，茲茲茲，茲茲茲！手帕忙亂地擦着鼻子，嘴咕嚕着：「中國人不是工作的動物，是地

獄裏的蠶蟲呀！

電梯上去了。急診間像死一樣的寂靜。只有，慘白的電燈光映射着自殺者晶瑩的淚，初秋的風從窗外飛進來吹得微微起伏的胸部上的白布微微地顫動。

對

濃濛的雨。夜已經是很深啦。馬路上沒有行人。一個巡捕突然從馬路的轉角上出現了。

骨挺的身子被裹着一套新的藍制服，藍得在街燈下不時地閃着光。皮鞋是怪響的。眼睛跟着皮鞋聲一路很神氣地溜過來。

他是愈走愈近了，他的眼睛已經溜到了站在階沿上的那位西裝青年。在黑郁郁的夜氣下那個人正在用手指彈着那枝血紅的香烟灰呢。

他朝着那位西裝青年走過去。他還沒有仔細打量對方的相貌，他就叫起來：

「你……」

「不，」那位西裝青年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於是用大姆指轉動着無名指上的雪亮的戒子，又緩緩地說下去，「請你不要懷疑我。我在這裏是等待一個十年前的朋友。」

「十年前，我和我的朋友時常在這裏一起喝茶（他用大姆指向背後點點），從前這裏是叫做隆興茶樓，現在是改爲一半茶樓一半小食店了，我在日裏看過。」

「我和我的朋友一天到晚在一塊，我們談着怎樣可以過活，怎樣才不會餓。」

「可是我們總是天天餓肚皮，於是就天天坐茶館或者天天跑馬路了。是的，無論在那裏我們決不會是一個人的。因爲我們窮，我們孤獨，我們相互就更需要安慰，更需要兩人擠做一塊。所以，別的朋友一看到我總老是我們是「一對！」或者說「這一對人又來了。」他笑起來，幾顆金牙齒閃閃着。」

他又狠狠地把香烟屁股一抽，便丟到地上去。

「你沒有什麼事情吧？（抹一抹嘴，他又說起來了：）那不妨再談談。有一次，

那便是十年以前的今天，（他的聲音有些興奮。）我是再沒有方法在這個城市活下去，我決意要去跑碼頭，碰一碰我的運道。

『那也是他，替我籌劃了一點盤費，雖然他是竭力反對我離開他。那天晚上我們還在那裏（他頭望望被細雨隔絕着的對面的店舖。）喝過酒，這個酒舖大概現在是已經關門了吧，我們一直喝到酒舖打烊，那是半夜兩點鐘，我記的很清楚。（他伸出左手，看一看手上的手錶。）喝了酒，我們就告別了。我們當時就約定，十年以後這一天，再在這裏相會，無論怎樣困難，必須設法見一見面。此刻，（他又看一看手錶。）此刻是一點二十五分。他還沒有來。我猜想，只要他還在世上，他是會來的。當他看到我還活着，他一定會高興地叫起來：「你，你還沒有死呀！」是的，只要他還活着，他是一定會來的。』

『那末，這十年來你跑了一些什麼地方呢？』

『地方？各處都跑過，算起來倒也不少呢。天津，吉林，北平，滿洲國等各地

方，差不多都跑到了。」

「在這些地方你做了點什麼事業呢？」

「那多得很。茶業，菜館，最近還經營礦產事業。」他又把左手伸一伸，露出亮晶晶的那隻手錶來，時間已經快到一點四十分了。

「那末，你現在很得意吧？」巡捕這麼淡漠地問了一句，也不等對方回答就走了。

「是。」西裝青年漫應着。用驕傲的目光送巡捕遠去，在那邊的一個轉角上他消滅了。

一會兒，巡捕轉彎的那個角上有一個人飛奔過來。他也著了一套西裝，外面還裹着一件黃色雨衣。他一面奔着，一面大聲地向着站在階沿上的那個西裝青年叫喊：

「老灰！老灰！」

那個被叫做老灰的也狂搖着手臂招呼他。他們見面了，很自然地互相緊緊握起手來。

『老灰，你倒還沒有死呀！』

『你呢？不是一樣也沒有死嗎！哈哈！』

『我們走罷！』他拉一拉老灰的袖子，又把手指捏一捏那衣袖的料子，笑起來，『豬罐，你一定行了高運罷，著這樣好的衣服。』

『哈哈！那是很便宜的！你呢？看你的身上不是也不壞嗎！』

他們走着，笑着。在夜雨中飄搖的兩條長長的影子尾隨着他們。

『我們到那裏去呢？』老灰問着。

『我已經預備好汽車了，再走幾步，就在那轉角上，我叫他等着。今晚我一定要陪你去玩一玩花姑娘！』

『老九！不！』老灰忽然高聲地叫起來『你不是老九！怎樣你的講話聲調會跟從

前變做兩樣了呢？你現在完全沒有故鄉的口氣！你不是老九！你一定不是老九！」

「怎麼？我講話的聲調？是，我的聲調已經變了，那是因為我現在湊的朋友都是外方人。」

「不！不！你一定不是老九！老九不會叫『花姑娘』，他是叫『荳腐肉』的！」

「是，到汽車裏我詳細跟你談吧！祇要五分鐘你就會明白。」

走進汽車。噓！開走了。在靜靜的雨聲和汽車輪子的轉動聲中，那位裹着雨衣的西裝青年捏着手指電燈讓他看這張條子：

「老灰：我正要說出「你，你還沒有死呀！」可是你的香烟一亮，我立刻認出你就是我所要找的×奸！那照片上的臉兒正跟你沒有兩樣。然而，一等到你說出我們是「一對！」我不知怎麼的就不敢親自動手了，所以我叫這位老哥來。不過，你也許立即就會沒有關係。請原諒我，我相信，我們仍舊是「一對！」老九。」

中 年

最近一家都輾轉在病魔中。先是孩子病，一天吵到晚，妻子在夜裏總要起牀五六次。接着就是妻子病了。現在連我也倒下來啦。

載着一個沉重的頭，我還要替病着的孩子哼自己也不曉得的什麼歌曲，一面還抱着他踱來踱去地走。這麼着，有時候自己倒覺得這是一件最勝任的同時也是一件最恰當的工作。

於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襲擊我的心境了。

究竟自己是要靠自己的力氣混飯吃的，要是這樣病下去，醫治可以不必說起，連吃飯立刻就要發生問題了。怎麼辦呢？

我燃着燈，我睡不着了。孩子的蒼白的臉橫在我的手臂上，嘴裏不斷地喘着氣，燈一亮，他一驚，乏力地啼哭起來。妻子也給我吵醒了，用嘎聲的喉嚨安慰我：『不要煩吧！要是在上海活不下去，我們決計退到鄉下去，難道爹爹和媽媽會趕出我們嗎？睡吧，還是睡吧，冬。』

我並不理會她，我還是閉着眼睛想我的。我記得一位朋友曾經對我說過，有了孩子，自己就不能再做孩子了。是的，我現在還有父母，總算還可以做一下自己父母的孩子。要是父親跟母親都死了呢？於是我又想起，我少時候死了祖父的那一年，我的父親曾經服過水銀自殺，當別人發覺，驚慌地問他：

「那是，那是爲了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」那時候他却淡淡然笑着，「人一到中年以後，實在還是睡着來得快活！」

從這一次解救以後，真的，父親永遠是昏昏沈沈睡在酒裏了。

這情景，從前我一點也不會了解，現在我是領悟了。如果，在這生活綫上，後面沒有我的一個退路，今夜，我也許也要用着水銀了。

彷彿法朗士說過這樣的話，人生宛若一條橋，中年人正像走到橋頂一樣，發展到最高峯，他開始要衰頹了。（大意是如此吧。）不錯，我現在正是立在橋頂上。在橋的這一邊，看我的孩子慢慢地爬上來；在橋的那一邊看父親敗北地在踏下去。我的形勢正好像是用右手把孩子拉上來，用左手把父親早點推下去。在父親，却是疲勞地負着我們兩個，不曉得引到那裏的烏何有之鄉去了。

於是，我又想到我自己。等到我的孩子走到橋頂的時候，我將會怎樣呢？啊，不能想。我的人生已經發展到最高峯，人世已經給與我一個「型」了，而這個「型」的發展的終極，原來是如此呀！要是再衰頹下去，那將會……啊，不，我不願再想下去，我怕！朋友，讓我休息吧，我怕啊，我怕這一類型的尖銳化！

上一代剪影

母親又要到上海來了。第一件使我門擔心的是她跟父親的撒扭，因為父親跟母親的撒扭實在鬧得太久了。

在我很小的時候，他們就時常這樣。我，妹妹，父親，母親，大家正愉快地喝酒的時候，母親常常用那一對微微醉意的眼睛笑一笑，諷刺地用鼻首說：

『哼，今天算是吃我的，明天我打算吃你的喜酒呢？』

這種話有的時候是混和着滿嘴的菜含混混用濁音說的。但是，父親對於這方面的聽覺却非常靈敏，無論含混到怎樣地步他都可以聽得出。所以父親也會這樣笑

一笑，摸一摸鼻子說：

『吃你的？那末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呢？』

『噯噯，』母親尖起鼻子來高聲地諷刺道，『阿娘總不會像那個狐狸精那樣去賣屎格啦！』

『是啦，是啦。我是說，你的錢總逃不出是我給你的囉。』

『是呀，我們三娘是全靠你挑拔的，那末你這一次回來總該又要挑拔我們一下啦！』

這麼着，父親就把臉孔扳起來，裝做很正經的樣子，用懊喪的喉音說：

『阿梅，要是你老是這樣，我以後就永遠不敢回來了！』

如果這時候，母親給這個威嚇弄得稍稍軟下去了。一定，父親一半是在噁着酒，一半是在咕嚕着：

『回到家庭裏來總該有家庭的樂趣。要是像這樣，我以後沒有錢就不必再來了

！那末，我一輩子沒有錢，我就一輩子也不回到家裏來了！」

接着，父親便得意地唱着京調，用食指正指着母親的方向敲着桌子，作算在押拍子的模樣：

『狗賤人，說的是那裏——話，我朱買臣家貧，並非——假：』

不過，平常十次總有九次，母親不肯示弱，一直硬到底。於是風波起來了。

先是母親囉囉囁囁算着欠店家上的賬，欠別人家的債。接着是要父親限定日期寄錢來。最後又扯到父親的另外一個非正式的小老婆身上去了：

『你有這樣胆量殺這樣虎！你既然養得起婊子，就該先把我們安排好。別的不要說，吃頂要緊，吃！三口子的肚子總要給我們填飽呀！』母親老是這樣說。

父親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說話，獨自個兒咕得咕得喝着酒。於是母親罵起來。罵到底，父親還是自若地喝着酒，一點也不作聲，一直到母親氣起來，迫着要他說話的時候，父親這才摸一摸鼻子笑着，慢吞吞地說：

『你唱得很好，何必要我來呢！你唱呀，你比譚派還好呀，我聽着。沒有啦。』
哈哈，喝一杯酒吧，你其實唱得很累了！』

然而，有的時候父親不願意用這樣滑稽的態度，把這件撇掛綫和下去。他是突出兩隻眼睛，杯子向桌上一敲，滿杯的酒飛濺着，他的喉嚨也像酒杯敲着桌子時候的聲音一樣嚇人：

『離婚！離婚！現在法律是可以離婚了，你不必囉嗦啦！』

這麼着。母親却表現得像藤葛一樣的頑強而且糾纏，她的聲音也變成像蔓草一樣了，走得緩慢地，並且像取着包圍的形勢：

『不管。活是章家人，我死也是章家的鬼，你無論到什麼地方去，我總要跟你到什麼地方來吃。別的都不管，你總該給我們吃啦！』

這一場結果，一定是父親憤怒地把桌子翻了。於是碗飛着，酒和羹湯流着，我和妹妹顛抖地，眼眶裏滿含着淚，看母親壯健的手把父親扭倒在地上打着，而且母

親還狠狠地尖叫着：

『你又要敲我的碗！你又要敲我的碗！這批碗正是新的。你沒有拿進來，還要敲碎去，你要我弄倒灶，我糟了，你才開心，你這黑心的人！』

今天，母親到了上海，果然，第一句話就是談到跟父親鬧撇扭的事情。

『老骨頭！老骨頭！我真氣死他！』母親老是這樣高聲地叫，正好像父親就在面前，『今年一直不曾寄錢來，端午節終算回來了一次，可是也沒有錢給我。而且，他還要這樣那樣尋事情。他先是叫我到兒子那裏去吃，後來叫我去賣房子，最後又要叫我離婚了。哼，離婚，我就要撫養費；不離婚，我就要生活費。我不管，我總是要錢，有了錢我什麼屁都不放一句！沒有錢我就……』

母親非常忙亂，一面要對我說話，一面却要整理剛剛拿來的行李。忽然，她又笑嘻嘻地把那隻忙亂的右手舉一舉，又大聲地說起來：

『你曉得，他是老手勢。那天端午，看人家買了酒，買了菜，我想他今年還是第一次回來，也弄點酒和菜。起先他還是笑嘻嘻的講着笑話，到後來我一提錢，他的老脾氣又來了：酒杯一敲，兩隻手又想把桌子翻過去。我連忙過去把他的兩手捉住，不許他動。他的力氣究竟比我小，他弄得一點也不能動。他想用牙齒咬，嘴張得很大，向我的手撲來，我立刻用力把他的手背塞住他的嘴，使他不能近到我的身上。於是，他就狠狠地咬住自己的袖子，頭用力地向上一翻。嘶！嘶！嘶！他把自己的衣服從袖子撕到領口，一條條的咬得粉碎。而且聲音裝作像死腔的樣子，嗚嗚地哭着，眼淚也自會跟着流下來，你看：他是什麼都做得出啦！……』

母親忙碌地從包裏裏拿出兩件汗衫，一包申報紙包着的魚子乾。於是，母親又把話題轉到汗衫和魚乾上去了：

『這汗衫是人家送老骨頭的，貨色很好呢。我不給他。我想你的尺寸是和他一樣，所以我帶來給你穿。』

『這魚子乾』，母親把裹着的報紙弄開來說，『說起來真有趣啦。就是前月初五，我想八月節快近了，非問他拿一些錢來是過不出節了，便在那天我上城去找他。剛剛好，那天他恰巧從鎮海回來，到姑丈家裏去吃飯；那時候我也湊巧從內河船碼頭走到姑丈家裏，正預備休息一下再去找他』。

『自然，我迫他要錢。一直迫他到晚上十二點鐘，我一定要他陪我到婁子地方去。後來，我覺得在姑丈家吵不好意思，叫他去開個旅館。』

『在旅館裏，他答應第二天一早便去設法錢給我。』

『早晨，他還沒有醒來的時候，我就發現他藏在籐籃裏的原來是魚子乾，我偷偷地用桌上的申報紙包起來，放到我包鞋子的包裹裏。於是，我就把他推醒，叫他馬上去設法錢。』

『他先是裝腔，說是太早沒有地方可以設法。後來被我迫不過，他就跳起來，拖着鞋子便跑。』

『錢！要錢到四分署去！』他想嚇我。』

一時，四分署就四分署！我便跟他跑。到四分署門口，他進去了。警察攔住他，他大聲叫起來：

『你曉得我是什麼人？』

『那末你究竟是什麼人呢？』警察笑他。』

『我是一個強盜！我是來自首的！我願意坐牢！』你看，他這無賴，他想用這樣的方法來嚇我。可是，我真不怕，我早已想過，署長是認識他的，決不會信他的胡說。所以，我在後面緩緩地解說：

『不是，先生，他就是時新報館的主筆。我是他的大老婆，他時常不回家，總在小老婆家裏。現在因為我問他要錢，他不肯給我，他就用這種方法來嚇我。』

『去去去！我們不管這些！』警察把我們推出來。』

『他立刻便跑，而且想逃走的样子，飛過一條小橋，從一個小街灣進去了。那

裏的路我不認識，我怕他逃了，所以我也飛跑地追他。其實，這地方他也不熟悉的，原來轉出小街是一片沒有出路的荒場呀！等我走進這荒場時，他也正手足無措地在癡望。」

「我一把抓住他，問他再打算怎樣呢？他從我的手上掙脫，又回出小街去，他憤怒地叫着：

「到五分署去！」

「哈哈！五分署就五分署……」

蒼蠅釘在魚子乾上，母親用嘴吹它，趕它。於是，她不像剛纔那樣興奮，又恢復和氣的口音說：

「把魚子乾藏起來吧！汗衫也著一著看，不曉得合式不合式？」

我預期，當我拿着這包魚子乾的時候，當我著上這件汗衫的時候，我一定會發抖，難忍，像要嘔吐一樣。所以，我躊躇地低著頭不敢去觸動它們……

一 天

早晨起來，握着筆正沙沙地預備寫一篇自己能夠滿意的東西；可是，母親也沙沙地刮着米箱子裏的剩餘的米。

米又完啦！

我便放下筆，我不能再寫什麼了。

母親輕輕地在數着日子，初七，初八；他拿着這些殘餘的米到樓下去淘，一面自言自語地念着：「爲什麼吃得這樣快啦！」

洗着尿布的妻子，急急忙忙地跑上樓來，她惶恐地啞啞地對我耳語：「今天又要打米啦。下半年你跑出去吧？」

我點點頭。她又跑下去洗尿布了。

妹妹笑笑，整好書本上學校去了。

太陽已經觸到地上。我想再提起筆來，睡在搖籃裏的孩子却又那麼兇猛地咳嗽啦。他又哭得那麼可憐，正好像慘白的月夜下一隻孤猿在嗚咽，悠悠地而又哀傷地。他這樣的已經繼續四天啦。

我又攔下筆，拖過搖籃來，提着我枯萎的嗓子替他唱催眠歌。可是他還是那麼悠悠地哭得很悲傷，他的兩隻帶淚的小眼睛直釘住我，咿咿嗚嗚向我哭泣，而我又不懂他的話。

在這個時候，這聲音實在是太悲哀了，我簡直不能聽。我曾經想，假使一刀殺了他，他一定不會有絲毫抵抗的，也許當刀口觸着他頸項的時候，他還以為在替他醫治咳破了的咽喉呢。也就是爲了他這把無抵抗的利刃，將我曾經刺殺過許多強悍的敵人的劍輕輕地縮回去了；反而，被這把無抵抗的利刃刺傷了我的心了！

從前，我總覺得，男人無論如何不應該哭的。現在我是朝着小孩的枯澀的臉哭啦，而且滂沱地流下淚來。

午飯早已煮熟，妹妹也放學了，可是我們却沒有平時的喜悅的聲音。母親沈默地吃了一淺碗的飯，不吃了。

「怎麼？飯還有啦」。我說。

「不，我很飽。早晨起來的時候，肚子就有些飽悶悶的」。她還咕咕地打着呃。

妻子也只吃了一碗飯，不吃了，說是身體有點不舒服。妹妹也停下飯碗來。我不安地吃了一碗飯，也放下筷來了。

孩子又哭起來。妻子一面抱着孩子，一面用眼睛釘住我說：「那末，下半年你預備出去吧？」

「是，我就出去！」

我應着。我拭去衣服上的灰塵，揩一揩足上的破皮鞋，走了。

天陰沈下來，褐色的風狂吹着。馬路，是這裏一條那裏一條，像稠密的蜘蛛網。電車，汽車，來來往往在褐色的風裏飛着。我却躊躇地問着自己：

「往那裏去呢？」

棄

小孩今天特別來得好玩，一醒來就咿咿啞啞說起話來。

「笑一笑吧！」妻子說。小孩果然笑了，撇起嘴唇格格地開聲笑了。

妻子也逗得笑起來，得意地高叫着：「再來一個！再來一個！」

立刻，妻子把臉陰沈下去，低聲地對我說道：「不要棄了他吧，小皎，孩子是
一天比一天好玩了，寧可我們自己苦一點吧！」

「我何嘗不是這麼想呢！」我討厭妻子愛說空話，所以我的聲音有些火了。

妻子流着淚，把孩子抱得更緊一點，嗚咽地尖叫着：「我不肯！我不肯！討厭
我也要討他大來！」

小孩還是咿咿啞啞說着自己的話。窗外的風咆哮地狂叫着。我沈默地不說一句話。

沈默，室內被沈默的空氣統治着。

快到中午的時候了。妻子顫抖地把小孩交給我，眼淚撲簌簌地從她的臉上落下來。我理會她的意思，我就把小孩接過來。小孩，一觸到我的雙手却又格格地笑起來了。

一路上我不時注意小孩的動作。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，今天的小孩是特別來得好玩呀，有時候他竟做諂媚的樣子，他彷彿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前途啦。他的兩隻小眼睛總是驚邪地釘住我，恐怕他在責備我吧！

到了育嬰堂，我的心又突然地跳啦。門房叫出一位戴鏡子的姑娘來，她笑嘻嘻地叫我走進會客室，小心地把小孩接過去。她和氣地問道：「你爲什麼要將小孩子抱到這裏來呢？」

『因爲養不起他！』我說了這句話覺得身上很寒冷。

『那末以後會不會懊悔呢？』

『不會的！』我直爽地回答。

我走了。這位姑娘向我點點頭，我的小孩轉過頭來用銳利的眼瞅着我，路上的飛沙也猛烈地射着我，我是被壓榨得透不過氣來啦。

我的心是要爆裂了。

我一推開房門，妻子迅速地跳起來，眼睛像電炬一樣地探看我，她出神地注視我的前後。前後，沒有什麼，就只有我，我一個人！

她像是瘋狂了，蒼白色的臉繃得緊緊地，牙齒在格格地打戰着，淚珠像暴雨般滾着啦。

我沈默地走進房裏。這時候，妻子已經悠悠地哭出聲來，她準備作長時間的哭泣啦。我呆呆地癡望着天上的雲，雲在飄忽地狂飛；我也恍惚地聽到撞着窗子格格

作聲的風，風在嘶聲地啞笑呢。

墮胎

一天晚上，從書店回到家裏，接到一個朋友底妻子來的一封信，她是這麼寫着：

××：現在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商量。我因為上海的路頭不大熟，所以先寫這封信，請你到碼頭上來接我。我準於星期三乘寶興輪船來滬，敬煩於本星期四（十二月六日）早晨到寶興輪船碼頭來等我。我是坐後梢三台格通艙，茶房名字叫小白眼，如果我在碼頭看不到你，我就在這裏長等，請你來找我能再會。祝你

近安！

素蘭

十二月三日

我讀了信，在十二月六日的日歷上寫了幾個字：「晨，素蘭乘寶輿輪後梢三台格通輪來，茶房小白眼。」爲了慎重起見，在五日的日歷上也寫了四個字，「明日起早！」這麼着，就把信撕了，燃起一枝香烟，於是坐到轉椅上，緩緩地我又想起這個朋友來了。

他是我小學校裏的同學。他那一對善於微笑的眼睛，是最早惹起我的注意。不過，我們一直到小學畢業後才互相親蜜起來。那是這樣的，他在我們這一班裏是一個優等生，每年總是他考第一。不但教師們都說，要在這一班裏尋一個比較可以跟他爭競的幾乎沒有；就是我們自己也覺得，要跟他競爭實在太難了。這，並沒有替他誇張，的確，他是既聰敏而肯死用功！因此，他也就祇能和書本子爲伍，我們和他之間竟好像有了一條鴻溝，連談話都是偶然的了。

話雖那樣說，但是到了要畢業那一學期，我們的級任教師俞先生，把平常的分數做過總評均以後，他欣喜地跑到我的書桌邊來，和藹地鼓勵我說：

『胡立明，你再用功些，假使大考的成績能夠追得上胡希賢，那末第一名就是你了！』

那位老先生好像對我特別有厚望般，以後一碰到人就說，「胡希賢有勁敵了！」而且把我平常的成績總要詳細地向人家報告一遍。

也許是那位先生一心要我戰勝他，結果我真的考了第一。

但是，名義上我雖然是他的勁敵，實際上却因為我們時常一起用功，時時刻刻在一塊兒，反而使我們成爲一對真正的好朋友，從此我們便親蜜起來了。

可惜，我們做朋友的時間非常短促。畢業以後，我要進城裏的一個中學去，他的父親叫他到上海經商了，於是，我們又各人走各人的路。其間，我們也通過不少的信，究竟因爲不能時常碰面而且兩人的志趣也漸漸迥異了，使我們漸漸地疏淡起來。

以後，我對於他的生活就不大熟知了。一直到他結婚時候，我去賀喜，纔曉

得他已經變成一個精練的能幹的商人了；而他的新夫人也是我們小學的同學，她叫周素蘭。

好像各人另外有各人的朋友了，雖然我同他一見面還憶念着舊情，但是一分離也就大家漠然了。後來祇有我回鄉時候，常常從親友的談話中聽到關於他的一些消息，說他負擔很重，上有父母下有兒女，大的女孩子，結婚後第一年生的，第二年就生了一個男孩子，這樣一家六口，要是他現在自己沒有那個紗號開着，恐怕很難維持下去的。從這些瑣談中，我總算知道了他有了兩個兒子，而且空手打天下的在上海也給他打出一個紗號來了。我除了替他喜慰以外，也從來不曾有過多大的關心。

直等到「一二八」上海打仗的時候，我恰巧失業，在家裏坐守，而他也帶着他的父母妻子兒女回鄉來避難了，於是我們又得一起晤談着。

他的身材比從前魁偉了，而且他的後腦下部也長着一隻肉香蕉出來，他的確已

經變成一個典型的商人了。不但在容貌上一看就可以知道他的職業，就是他的行動，他的談吐，也證明他是一個十足商人氣的人啦。

譬如說，我從他的家裏回來的時候，他一定要一直送我到大門口，於是鼻子輕笑着，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，一邊說着：「好，那末，再會吧！」對於這種行動，我感到非常悲傷，我覺得我的朋友の性子是改變得太快了，他那一對善於微笑的眼睛，也許因為鈔票看得多了，已經變得非常狡猾的樣子了呢！

總之，我們性情已經不能統一了，就以看報紙來說，我喜歡看申報，他却喜歡看新聞報的。而且我所向不注意的「經濟新聞」這一欄，他却要仔仔細細每一字都不肯放過的。假使，那上面登着「紗花頻跌」這麼一個標題，他就會繃起眉頭來，喋喋地談起「市面上」的事情來了。那眼睛張得大大的，一轉一轉，狠狠地釘着我，竟好像紗花跌落是因為我的緣故一樣。不過，再過幾天「經濟新聞」欄登着「紗花頻跌的反動」這麼一個標題，他就喜歡得跳起來，眼睛狡猾地笑着，說：

「看看這一塊小小的新聞，它却能夠決定我的整個的生命呢！」

「那末，現在這樣的「市面」你總可以賺錢了？」我有時候也這樣湊湊趣。

「不吧，恐怕現鈔的銷路也未見得好呢？」

我們的談話大概最多談得這樣爲止了，因爲再談下去我是聽不懂了。於是他祇得獨自個兒焦急着。

「不曉得「紅金龍」現在是什麼價鈿？這裏有沒又詳細的行單，唉，總是早點回上海去好。」

他老是這麼自言自語地說着。有時候，他也很厭恨自己的職業，他曾經悲傷地對我說過：

「唉，立明，我的天地太小了，生活也弄得太機械了，不像你們讀書人那樣自由，開心！」

再談下去，他就談到水滸，談到俠客，偵探小說書上去了。他還說，他也想做

一個俠客或偵探呢！總之，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太平凡了，非完全變動一下不可。

這麼着，我們相處約有兩個月光景，滬戰也停了，他仍舊回到上海去。大概相差至多一月，我也動身到上海來了，不過，我從來不曾去找過他。

有一次，有一個同鄉從鄉下出來，在談話中間我們也偶而談到他，那位同鄉却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。他說：

『胡希賢已經瘋了。自從「二二八」以後他回到上海來，不到半年吧，他的紗號就不曉得怎麼倒閉了。他們一家自從紗號倒閉後就一向在鄉下住，後來他的父母在過年時候也雙雙相繼過世，這大概對於他的刺激太大了，所以第二年的春天他便發瘋啦！』

我聽了這些話，爲他愕然久之。然而我總還不肯確信，之後，接到他的妻子的回信纔相信這個消息是真實的了，那末，希賢真的變成一個瘋子了啊！

我所担心的倒並不是祇爲他個人，却是他們一家的生活問題，兩個這樣小的孩

子要一個年青的女人怎麼養活呢？幸而不久，接到她的來信，說是她已經找到職業了，這纔使我安心來。

現在這封信上她寫着要到上海來，難道她失業了嗎？不會的，假使失業了，她總應該先告訴我，不敢這樣貿然來滬的吧。我真想不通，把撕了的信再合攏來，也看不出它的所以然來。

「隨它吧，她不久就要來的，這個疑團遲早總可解決。」這麼一想，也就把它丟開，去做別的事情了。

星期四的早晨，果然她從寶興輪船上走出來了。要是她不喊我的名字，我是不會去招呼她的，她是瘦了，兩頰深深地凹進去，臉孔上像塗過一層黃臘，清癯得可怕，我已經認不出是她了。

『你瘦了。』我開口便這樣說。

『是吧。』她很隨便地應着。

在電車上，我們都沉默着。費了許多時候的思索我纔想出一句不重要的話來：

『你從前在上海住過的，怎麼說不熟悉路呢？』

『我們女人家平常又不跑出來的，怎麼會認識路呢！』

她說着說着忽然嘔起來，嘔得滿電車都是。我很着急，馬上遞一塊手帕給她，恐怕她有病了。

『你靠在我的身上吧，恐怕船上受寒了。』

『——』她把頭靠在我的身上，閉着眼睛不說話。

跳下電車，她在路上又嘔了，一直嘔到我的家裏。我把床上的綿被摺好叫她躺一下，她却搖搖頭：

『不不，我不是病呵！』

『哦。』我看到她的肚子微微隆起着，這纔知道，原來她是有喜呀。於是，我便

放心坐下來，同她隨便談着。

『希賢的病有好些麼？』

『好些咧。現在養小孩，燒飯，買東西，一切家裏的事情都是他做呢！不過，總還沒有完全好，譬如說，有時候他會無緣無故找小孩痛打一頓；或者明明家裏還有錢，他却會把椅子衣服等拿到街上去賣。我祇有禮拜天可以回家，別的時候又不能看他。』

『對了，我從前看到你信上說找到職業了，這事情究竟怎樣，還得意嗎？』我恐怕她再說下去就要悲傷起來，所以立刻打斷她的話。她振作一下精神，抬起頭來，又滔滔地說：

『是。那是去年三月的事情，那時候，我的哥哥寄一張報來，要我去考電話公司。照報上的招考條例上寫着，我是不合格的，他們要的是十六歲到二十歲的姑娘，結果却給我冒充進了。不錯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同你商量，就是這裏可以找到會

「打胎的醫生麼？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我要打胎呀！」

「你？這個不是……」

「不。是他養的，」她笑起來，「怎麼你想到無聊方面去呢？我不是剛剛說過嗎，我們電話公司是不錄取已嫁女人的，如果給公司看出我有生了，那就會馬上被開除的。一開除，叫我到那裏去呢？叫他同小孩子怎樣過活呢？我是考慮過的，我覺得是犧牲自己，還是打胎吧！」

她說得悲傷起來，眼淚漲滿眼眶，一滴滴流到襟上了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立刻安慰她：

「不要哭，法子總可以想的。」

「有什麼法子可以想呢？」她嗚咽地哭泣了。

『有。這樣吧，你現在肚子還沒有十分顯露，你索性把衣服着得多些，等天氣冷了，你却要把衣服一件件減少，這樣保你不會揭穿。』

『那末生產的時候呢？』

『可以請假嘍！』

『請假？最多祇有三天。』

『——』

『這些空頭思想你可以不必多費心思了，我早已透底打算過了，無論怎樣，這種忽然嘔吐的景象是沒有法子遮蔽的。』

我們都沉默下去了。

『或者再找一個職業吧！』我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。

『那是好極了。可是我已經找過幾處，處處都碰壁，不曉得你現在有沒有路道？』

那是要我的命了，我自己的飯碗也是很動搖的；何況她是女人，在這個年頭兒要找一個能夠維持一家生活的職業給女人，尤其是像她這樣的女人，真是比上青天還難呢！我當然不能回答她的話，我祇有緊緊地咬一下牙齒，覺得這年頭是太害人

了。

我們又沉默半晌。我覺得打胎總不是個辦法，我竭力想找一個妥善的辦法，但是總想不出來，於是就隨便地問她：

『可以請人代嗎？』

『那裏，這是技術工作呀。而且我早已請過人，公司裏不肯答應啦。』

『你已經幾個月啦？』

『五個月了。』

『啊，這很危險，爲什麼不早點來呢！』

『起先兩個月那個東西已經來過，大概身體衰弱吧，我却大意過去了。到現在

肚子動起來纔曉得不對。在鄉下也找過土藥，然而總不靈，我想還是到上海來設法吧！」

「當然！當然！」

我實在找不出反對的理由，同時她又是這樣堅決，於是我也祇得低頭表示贊同了。

我找了許多朋友，第二天纔打聽到一個日人開的廣田醫院可以打胎，我便陪了她去。一路她戰戰兢兢，臉上也一時青一時白，顯然她的內心是非常矛盾，一邊是丈夫兒女，一邊是自己的生命，這好像兩頭角力的牛，踏傷了她的心了。

診察以後，日本醫生堅決推却，說是五個月是很危險的，他不敢做。之後，經我們苦苦哀求，於是他又看一看朋友的介紹信，才點點頭表示允諾了。不過，他說，必須在他那裏休養十天，醫藥費等至少五十塊。

休養十天？這就難了，她明天必須回去呢？之後，我們密談一會，決定今天把

胎打了以後，明天由我陪她逃了，回到電話公司再去休養。

『媽的，這是你兩個月薪水呢！』交錢的時候，我憤恨地用中國話對她說。

這麼着，她進手術間去了，我便回來了。現在只等第二天的天一亮，把她陪出來逃了就完事了。

可是，天一亮，當我着好衣服的時候，把送來的申報打開來一看，呀！本埠新聞上却登着這樣一個標題啦：

『廣田醫院發生案外案』。

兩個小標題是：『強盜聞風逃逸，少婦墮胎落網。』

下面的本文寫着：『著匪楊國英匿跡廣田醫院醫病，昨日下午二時捕房聞報，經捕頭立派探目董子才，探員陳喜壽陸春琴等馳往，不料該盜已聞風逃逸，適此時，有少婦周素蘭，正施過墮胎手術，腹部疼痛，大聲呼喊，探員等聞情，當場將該婦逮捕，拘送總巡捕房……』

看到這裏，我沒有勇氣再看下去了。我覺得她的墮胎是非常正當的，而且是解救她的唯一的出路。現在這麼一來，即使法律能夠寬恕她，把她釋放出來，那時候，她的請假日期也早已過啦，那末叫她到那裏去呢！也許，因為她在路上受了風，或者因為受了驚嚇，或者因為過於牽累家庭，或者因為監獄生活的痛苦，致使她不能復原產後的身體，就此病死在獄中了！這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呀！

我顫抖地放下報來，我又想到希賢的生活以及兩個孩子的前途了。我呆呆地立在窗前，看晨曦慢慢地彌漫到屋角上，到大地上，我不禁茫然了。

三種錯綜的心理

——怎麼，什麼事情使你這樣煩惱呢？

——唉！我是一向窮，這是你很知道的。不，這不是爲了我個人的窮的問題，這事情是很複雜的，好像有許許多多不幸的東西糾纏起來的。不，我還是說得不妥當。我現在的腦筋很紛亂，我不曉得從那裏說起才好。

你知道，我們爲了要減輕房租搬到鄉下來住，在這裏，我們已經點了幾個月的洋油燈了，黑黝黝的像幽靈一樣，一到半夜，孩子醒了，要吸奶，要換尿布，多不方便，真是討厭死了。這幾天房東把電燈裝起來了，全房間都雪亮，連角落裏的一個小銅子都可以找得到：

不，我不應該從這裏說起，我是應該從孩子說起吧。

你從前不是看到我們的孩子很胖麼？啊，不對，你看到的時候孩子還是很瘦弱的，那時候還是由妻子自己帶他。妻子的奶根本不多，後來再加一場大病，奶是完全沒有了，於是我們請了一個奶媽來。奶媽的奶很多，一個月以後孩子多胖啊！喏，你看，那邊玻璃板下面一張裸體孩子的照片，這就是孩子吃了奶媽奶以後一個月的神氣，胖不胖？是呀，給奶媽帶了以後的第二個月，他還要胖，第三個月以後他是更胖了。到現在，快要四個月，但是——忽然瘦下來啦！你剛才進來的時候不是看到麼？差不多比從前你看到的時候還要瘦了。孩子只剩了一根骨頭和一層皮了呢！從早到晚發燒，時常從睡夢中跳醒過來，嗚嗚咽咽狂哭。有時候還釘住我的眼睛哭着怪可憐的調子，可是他又不曾說出他是在怎樣的痛苦。

恰巧在這個時候奶媽的奶也忽然沒有了，也許孩子的病對她的沒有奶是有關係的。這是她說的，聲音彷彿很悲傷，在一個剛剛收拾過飯碗的晚上：

『師母，我是很喜歡在這裏的，我曉得你們一定也很喜歡我在這裏的。是的，你們對我是再好沒有了，我對你們也從來沒有過什麼錯處。』

妻子正抱着嗚嗚地哀啼的小孩，我也在翻着一本「小兒病治療法，」所以我們都沒有理她；我甚至不曉得她是站在我的後面，妻子還在說：

『奶媽，你不要多嘮叨，早點把晚上的事情做了。今夜孩子準是又這樣吵，你得早點睡。』

可是，她索性流下淚來，還是咕嚕咕嚕嚕嚕：

『小孩子看了這許多醫生，病還是不見得起色，我想……』

『孩子病了，又沒有怪到你。』妻子打斷她的話，揮一揮手，表示孩子快要睡着了，你不要吵醒他，去做事情吧。

這一次我也聽到了，所以我也揮揮手，輕輕地對她說：

『快去吧，不要再囉嗦了。孩子的病我們又沒有說你照顧不好，我們早已對你

說過了。』

可是，她還是咕哩咕嚕的囉嗦下去：

『不，我覺得這是不好的。我一經不說，你們是不會查我的。但是，你們既然待我這麼好，到現在我是忍無可忍，我是一定要說了。就是——就是：先生，我已經有一個月沒奶啦！一個月，是的，快一個月哪！』

這時候，妻子的眼睛像火一樣怒視她，漸漸地把視線轉移到我的身上來。恰巧我的視線也從別處轉移到她身上去。我們大家都碰了一個釘子。她的意思我是很明白，她是在問：「原來是這樣的呀，那末現在應當怎樣辦呢？」然而，我也正要向她詢問這個問題哩！

只有一會兒，我自己把這個問題解答出來了。我覺得，第一應該責備奶媽，爲什麼她早點不告訴我們？否則，孩子的病總不致拖延得這麼長久。

但是，我還沒有責備，奶媽就傷心地哭出聲來了。而且嗚咽地陪着小心：

『我的確太對不起你們：小困了。我本來：本來早想講。總覺得你們待我太好：我實在：實在捨不得離開你們：所以我現在才講出來。現在，現在我已經替你們找到一個奶媽了，她因為她的丈夫沒事做，走出來可以幫幫丈夫忙。現在，我想，現在可以叫她來，我是可以回去了。』

本來一肚子氣的我，聽了她這些話倒軟下來了。反而我還替她憂鬱着。我知道，她是有個很兇的婆和一個醉鬼的丈夫的，要是她回去了，她的生活就要仍舊恢復到以前的野獸生活了。於是，我把這一肚子氣倒好像向我們自己發洩了：

『是的：我們絕對不應該怪你。至於另外再僱個奶媽，我想，慢慢來，先讓你吃些發奶藥。如果發得下來，還是由你吃下去，不必再僱人家了。』

妻子好像跟我同樣感覺，把憤怒的臉色立刻轉過來，得意地說着：

『不錯，孩子也有這麼大了，吃奶恐怕要認人哩。的確還是把你發一發來得好！』

於是，我去找藥。人家說「地蠶粉」靈，我就去買「地蠶粉」。人家說「牛鼻子」靈，我就去買「牛鼻子」。人家說「七星蹄」靈，我就去買「七星蹄」。人家說什麼靈，我就去買什麼。

結果，奶媽的奶仍舊發不下來。有的時候吃了藥似乎多一些，但是過了一天，奶就又很少了。

怎麼辦呢？妻子時常這樣問我。我的心裏也非常焦急，之後，我們兩人商議結果，覺得還是讓她去叫那個奶媽吧。一面仍舊叫她吃發奶藥，一面讓新的奶媽給小孩子吃奶。假使她的奶發下來了，我們的孩子仍舊吃她的奶；要是她的奶發不下，而小孩子能夠吃新奶媽的奶，那末我們就只得請新奶媽了。因為不是這樣，孩子是支撐不住了，他一天天瘦下去，是再不容我們遲延的了。

新奶媽來了。個子跟舊奶媽一色模樣，不過臉上總是一天到晚苦縐縐的，沒有像舊奶媽來得靈活，高興。

她的家庭大概比舊奶媽來得好一些。她一進來便誇口自己的家鄉：有牛，有田，有屋。本來，丈夫在染廠裏做工，每月也有三十幾塊。現在有一年沒有事情，當的都當光了，像這樣衣衫回鄉去是太給鄰舍隔壁譏笑了。

『實在是沒有法子，』她老是這樣講，『實在是沒法子才出來做啦！』

我們事先是已經說好，以三天為標準。在這三天以內，倘若舊奶媽發不下奶來，而小孩子要吃她的奶，我們就僱她。叫她丈夫三天以後來聽回話。

她的丈夫抱着自己的小孩子去了。那小孩子倒真胖，才五個月，比我們的小三個月，可是要比我們的胖一倍呢。全身都是肉，後頸也彷彿有一個肉香蕉，手臂像藕一樣好看，就是黑一些兒。

一會兒，她的丈夫又把這小孩子抱來了，說是沒有地方寄奶，暫時放一放，明天就抱去。自然，我們只得答應下來，因為看他這樣子實在也是太狼狽了。

不過，這一來就麻煩。本來只有一個孩子吵，現在有兩個孩子吵了，我抱了這

個又要抱那個。而且這位新奶媽看到自己的孩子，就懊悔不該出來做。

我們本來是叫舊奶媽喂新奶媽的孩子，讓新奶媽喂我們的孩子，那末使舊奶媽的奶不會漲過，使新奶媽可以和我們的孩子弄熟來。這實在對她們兩個都有利益的。並且我們還這樣的關照過新奶媽：

『奶孀孀，你不要把自己的奶給你孩子吃，因為你替我們的孩子吃過藥，你的奶給你孩子吃是不好的。』

可是一等我們沒有看見，她就將奶頭塞進自己孩子的嘴裏了。就是你看見了，說說她，她總是不理，她還是這樣的做。

我知道，她是不放心人家，她不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離開他自己。有一次，我看她把奶頭塞進她自己的孩子嘴裏的時候，她的頭便抬起來，向着天，一串串的眼淚就流下來了。

當然，我們的希望是想舊奶媽早些發出奶來，第一天，舊奶媽吃了藥以後，果

然，奶多了一些，而且那時候我們的孩子連碰也不要碰新奶媽。我們替舊奶媽很歡喜，但是對新奶媽也有些過意不去，因為像這樣只來一天又要她回去，那末她又何必出來呢？

第二天，忽爲舊奶媽的奶又沒有了，我們倒替她很急。她自己也是像埋怨自己地咕嚕着：

『不曉得怎麼的，會又沒有了！』

但是小孩子却反而要吃新奶媽的奶了，只要新奶媽穿着舊奶媽平時常穿的一件紫色的罩衫。妻子像打趣地說着：

『阿奶（叫舊奶媽，）從前沒有電燈，你天天要擦洋油燈，現在有電燈了，你却沒有奶，要回家去了。回了家，恐怕又是洋油燈，你是沒有電燈命。你的家裏是不是點洋油燈？』

『是。』她很悲悽地應着。

妻子格外哈哈地笑起來：

「是啦，是啦，你是沒有電燈命呀！」

這種打趣，現在我看出來，對於舊奶媽實在沒有什麼的。因為她雖然怕她的婆，恨她的丈夫，可是她也願意把自己的孩子抱在自己的懷裏。

話雖這麼說，不過我却總是還希望舊奶媽在這裏。所以第三天，新奶媽的丈夫來聽回音的時候，我們還是說現在不能決定，再過幾天。

她的丈夫彷彿也不在乎，也就低低頭，把自己的女人叫出去講了幾句就回去了。這意思，我是也了解的，他們實在是不願意出來做。想到錢，他們就肯讓自己的孩子哭幾聲；一想到孩子，便很希望我們回了她。這心情，到今天我是更證實了。

這位新奶媽是小脚放大的，每次叫她去买菜總是要幾個鐘頭，我們以為是她脚小，所以要許多時候。今天，她却到十二點以後還沒有把菜買來，妻子急起來了，叫我跟她親自到小菜場去找她。那裏知道，才走到半路就碰見她了。她正抱着自己

的孩子在吃奶，她的丈夫站在她的旁邊。一看到妻子，她眼淚撲簌簌地滴下來，苦綳綳的臉現得更苦相。喉嚨若斷若續地響着：

「師母！我的孩子只有這幾天便瘦了。給人家帶總是不好的，我想還是給我回去吧！或者，我想，早點定，該當她做下去就讓她做，該當我做下去就由我做下去。師母，你看，孩子很瘦了！給人家帶總不好，人家不會把他吃奶的呀，只把奶糕喂喂他，那自然要瘦下去了。」

妻子因爲很氣憤，立刻責罵她，說她應該先把小菜拿回去，說她是天天在這裏給自己的孩子吃奶。

她的丈夫聲辯着。

我覺得這樣可是不好的，第一應該有個辦法，於是我把他們一起叫到家裏去。這是剛纔的事情，她的丈夫也還是剛纔去的。你要是早進來一步，我們還都在嘩啦嘩啦吵呢！

現在，我已經把她的丈夫打發走了，答應他今晚就可以決定。

但是，這就是使我煩惱了。我知道，新奶媽是有兩種很矛盾的心理。她實在不想做，她剛剛從小有產者爬下來，一方面對過去還有些憧憬，想到丈夫三十幾塊一月的時候，養個把孩子有什麼稀罕呢？所以，她聽到自己的孩子給人家在虐待，她是很願意傲然歸去，讓自己的孩子，用自己的手來撫養他，自己的眼睛來看護他，自己的奶來喂他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想到回家以後的生活，那就低下頭來了。要是可以在家裏生活，起先爲什麼要出來做呢？房錢空了五月，米沒有，柴沒有，只有兩夫妻的眼淚。倘若傲然回去還不是兩個人的眼淚麼，除此以外還能多了些什麼呢？而且，以後再托人荐出來做，那就更難了。

想到這樣，我實在應該用新奶媽。可是，那位舊奶媽怎麼辦呢？讓她仍舊去過洋油燈的生活麼？這樣似乎太不入道了，人家好好的替你做了幾個月，自己的孩子也爲你瘦了許多，現在沒有奶就把人家一推，不要了。而且，我也不願意新奶媽看

着我的孩子流淚。同時，舊奶媽還是很希望在我的家裏做。

於是。我曾經癡想，索性僱兩個奶媽吧。但是我自己那裏有這許多錢呢？或者，兩個都不要，（因為舊奶媽實在也有些想她的孩子，）另外再去找一個吧。然而，我又想起新奶媽剛纔痛苦的神情，我覺得把人家的孩子犧牲了，讓胖胖的人硬要他瘦下去，來養活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實在有些不忍心。或者，一個也不僱吧。那末，病着的孩子，只有八個月，不吃奶能維持多長久呢？

唉！我煩悶，就是爲了這個。我要想一個十全的方法。要他們不要爲我犧牲，而我也不爲他們連累，使每個人都受痛苦。像這樣的方法，到底現在有沒有呢？請你替我想一想！

長
脚

「立拉浪末好像一枝格一葱，

坐拉浪末好像一隻格一鐘，

暍拉浪末好像一條格一弓。」

第格三句上海閒話是伊一歇勿歇拉浪嘴上念格，齊巧第格三句閒話蠻像伊第格人，伊是蠻長蠻瘦格一個人，身上又嚟不啥打扮，立拉浪真像一枝葱咧；伊坐拉浪辰光也是一隻鐘格能盤起來，伊是一直勿曉得坐凳子格；伊暍拉浪末，格末更加像一條弓咧，伊是嚟不棉被，暍拉浪地板上格，乃末格能冷格天氣兩隻長脚冷得仔縮起來，鐵準像一條彎弓格能咧。伊現在也是像一枝葱格能咧，蠻長格立拉浪馬路

上。向第面去格人，有邪邪氣氣，全擦到伊格衣裳，只顧自家走咧；向第面來格人，也有邪邪氣氣，全碰一碰伊格衣裳，只顧自家走過去哉。伊呢？伊是勿曾去也勿曾來，伊是嚙不地方好來去呀；勿，我說錯哉，伊是刻刻去過，伊是去向阿三挨過血，伊也向松才挨過血，伊向……，總而言之，廠裏向格一班朋友伊是一個個全去挨過血，但是伊拉全同自家一樣窮，伊拉也是乾癯癯格呀。刻刻伊還到元鑫老闆地方去挨過血，元鑫老闆是伊格從前格二房東，舊年子三月裏向元鑫老闆還托伊在廠裏向買過一匹格綢；不過，假使只是格能樣子格交情，伊是萬萬勿會向元鑫老闆去開口格；伊是想到舊年子過年格辰光同元鑫老闆打五百產，第格辰光元鑫老闆會經欠伊格五產格銅鈿，一直到現在伊也勿曾提起過，照格能樣子格一眼眼格往來格交情，伊想，此刻多也勿想，挨隻把洋末總是拿隱格，而且元鑫老闆開格裁縫舖現在生意正興隆，伊現在邪氣得發格呀。但是勿成功，一進門元鑫老闆就硬綑綑格板起臉來，罵山門：

「儂拉第班佬老，臊納娘，儂今朝倒又出世啦。」

「……」

長脚像木雞格能哂立拉浪，閒話也講勿出來哉。元鑫老闆不等伊回答，撩起手來就格能「拍格」一個響耳光。

「哪……能？」長脚自家也弄得勿相信哉。

「哪能？後門鑰匙拿出來！」

「啥格後門……鑰匙？」長脚發起抖來哉。伊一面格能呼呼拉浪氣，一面身體又勿曾好，格落伊格格越抖越厲害，越抖越厲害哉。

「嘔，假癡假呆，儂看伊賊胆心虛拉浪發抖哉。」老闆娘闕闕嘴巴格能樣子格幫偏伊格男人。

「儂看伊格身上，阿是也著黑格破格短衫褲？得亭子間格嫂嫂格拉浪講格活脫個子呀！」拉浪釘鈕扣格仁法裁縫省下工夫來瞞伊一眼，也格能樣子湊一句。

格能一來，乃末元鑫老闆又加勁來幾個格能『拍格』『拍格』響耳光。老闆娘還歪歪頭頸，站拉浪旁邊亂喊：

『再做呀！仁法，一淘去做伊呀！第班係老，勿做勿成功格！』

噉噉拍拍拳頭脚尖全拉浪長脚格身上打滾哉！長脚是一點也勿會反抗。蠻好，長脚自從三個月前一場病下來，工廠裏向就勿要伊咧，朋友地方是挨邊咧，物事也全當光咧，單單剩下第格生病格身體。此刻因爲子餓咧四日，身體就更加噉不氣力，再加格能有力氣格兩個裁縫打伊，自然伊動也勿會動哉，伊格能慢慢格倒下來，嘴上拉浪吐白沫，眼睛也向上白起來哉。

一格衙衙巡捕，勿曉得伊啥辰光拉浪此地，伊立拉浪門口看呀，看到格能樣子，伊也叫起來：

『別打！』

第格老闆娘格櫻桃是真來得，儂看，伊馬上推開伊格男人，一把拉住巡捕格袖

子噤哩咕嚕格說咧邪邪氣氣：

『伊是我宜格從前子格房客，伊拉一淘有六格人，伊拉搬場出有五格月光景咧，搬出格辰光伊拉後門鑰匙嚙不扔出來過。我宜從來勿曉得缺物事格，自從伊拉搬出子以後末，乃就長章有賊骨頭開進後門來偷物事哉，人家棉被咧，衣裳咧，銅壺咧，全偷光呀。人家後門長章銷咧蠻好格，伊是竟『呀』咾開開來哉，儂看，勿是第班格係老還有啥人呢？人家亭子間格嫂嫂也看到伊從後門逃走格。今朝伊是自家來送死咾。』

巡捕卞伊一拉，拉咧攢起來，假使嚙不後面望熱鬧格人，伊一定會笑出聲來格。立拉浪後面格人全拉浪講呀：

『有六格人哪，那能曉得一定是伊！』

『假使是伊，伊今朝那能會從前門來呢！』

格能一來，巡捕只得叫亭子間嫂嫂來對證。虧得亭子間嫂嫂看過以後說勿是

伊，乃未伊醒轉來格辰光就卜伊放走哉。生成嘍，挨血兩格字，是提也勿要提起哉。

伊回來格辰光，後面跟拉浪交關小困，路慢慢格遠起來，小困也慢慢格少起來，一直到此地，小困一個也嘸不哉；但是伊也像一枝葱格能呷立拉浪勿想走哉。伊拉浪想，再走落去，路恐怕是嘸不哉。

第格世界說起來是邪氣大，但是連伊格能樣子格瘦格人要尋一塊等等格場化也嘸不哉。伊立拉馬路上細細教拉浪想，倒底自家到啥場化去好呢？回到屋裏向去罷。啥格屋裏？昨日子房東勿是格能樣子講呀，今朝卜儂樓梯旁邊睏過夜，明朝請儂勿要來哉。第班朋友又是格能樣子窮，十幾格人拚格一間小閣樓，再要軋一根雞巴也軋勿進哉。自家格身體又是格能樣子格壞，日日要吐血，假使只是吐吐血，老闆也勿至於開除我，我也做十一年哉——老牌子哉，偏偏勿爭氣卜儂倒下來，乃末弄得現在格能樣子格走油法。上海是等勿牢哉，還是回到鄉下去吧。鄉下？今年拉

浪鬧荒年哉，許許多格人全逃到上海來，拉浪尋生活做，連自家格娘也勿曉得逃到嗒場化去哉，儂自家還想回到鄉下去，拉浪發癡！格末，格末嗒場化去呢？

照格能樣子格天氣，像尖刀格能咿格風一陣一陣拉浪吹，不過，長脚好像比窮苦人還要低一等，伊是嚙不地方好忙呀！除脫伊第格生病格身體，搭子第塊暫時立拉浪格地方，伊是再嚙不東西好過問拉哇。

天拉浪落雪哉，長脚乃連第塊立脚格地方也嚙不哉，伊慢慢格走起來，後面格雪拉浪追伊，拉浪趕伊。

走到一個嗒格紀念塔格旁邊，伊坐下來哉，伊像一隻鐘格能咿坐下來哉。第做辰光伊差不多拉浪想，爲啥今朝一日嚙不念第格三句上海閒話呀：

『立拉浪末好像一枝格一葱，

坐拉浪末好像一隻格一鐘，

晒拉浪末好像一條格一弓。』

天慢慢教拉浪黑起來哉，雪搭子風真是吹得兇得來，路街上祇有招牌搭子電光格廣告咿拉哇拉吵得邪氣格起勁。別樣格物事全縮起來一眼也噓不響，就是日晷向哇拉哇拉叫得頂起勁格摩特下，第歇辰光也好像邪氣疲倦格能哈，只會拉浪輕輕格嘆氣哉。

第歇辰光長脚也一些噓不響，伊覺得邪氣疲倦哉，伊就拉浪地上躺下來哉。第隻蠻長格脚，自然而然慢慢教格轉擺來哉，轉得來鐵準像一條弓。勿曉得是風拉浪吹，還是伊格身體拉浪發抖，伊格破布衫像樹葉格能哈拉浪飛，伊格頭髮像青草格能哈拉浪搖。一塊塊格雪飄到伊格臉上來，伊一眼也噓不響，一眼也勿動。

一格巡捕走過來，踢第條弓格能哈格背脊——一眼也噓不動靜呀。車子全向回來格路上走哉，店家全關起牌門來哉，一日格熱鬧全藏起來哉，世界上全向歸宿格路上走哉，伊，長脚，也向第條路上走哉。乃末，我宜是再也聽勿到伊格第格三句上海閒話哉！

或 人

『姊姊！你看他這幾天簡直是發瘋了。昨晚他又是嘔得那麼兇，我的布衫上沾滿了帶酒帶飯的臭味，我的面孔上也是，枕頭上也是，棉被上也是，滿牀都是。多髒啊！我不能聞這種氣息；我差不多一夜不會合眼呢！』她將一件一件沾了酒味的東西都整在一起，預備去洗滌；一面責備似地而又怨恨似地訴苦着。

『那末今晚還是叫他跟我睡吧！』大老婆隨便應了一句，兩隻眼睛又注視到布機上去了。梭子像一條魚，在一絲絲白紗的花紋裏跳動着，那聲音是恬靜的，單調的，叱——呖！

忽然，這單調的聲音停下來。大老婆伸長着脖子叫了：

『妹妹，你回來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。』

『什麼？』妹妹丟了髒東西走回來。

『他自己不是說，他本來不想喝酒的，因為司馬啦，齊公啦，大夫啦，這些人硬要拉他去，所以他就給人灌醉了？』

『是呀，昨天他就是被齊公硬拉去的，他說齊公還親自替他斟酒呢！我以為讓他這樣應酬應酬是應該的。所以我雖然討厭這種酒氣，雖然覺得現在太苦，可是一想到將來，將來我們的幸福，我也就愉快地承受這些苦楚了！姊姊，你想對不對？』

『不不，完全不對！我猜想，富貴的人不會請他喝酒的。』

『怎麼呢？』

『你祇要想一想，這些請他喝酒的富貴的人，怎麼不到我們家裏來呢？要是真的請他喝過酒，他們一定連把我們的門檻也都要踏穿了！』

『不，再過一個時候，他們混熟了，自然會來的呀！』

「一定不是的。」

「那末你以爲怎樣呢？」

「我以爲另外——另外有人請他！」她說了這句話向小老婆低低頭，過後又笑一笑。小老婆却始終不相信，她輕輕地搖搖頭，輕輕地說着：『那不會的！那不會的！』

「那末我們看吧，我明天釘他梢去！」她的眼睛又注視到布機上去了。

「那末好吧，我們大家看明天！」她也去洗她的髒東西去了。

門轟然一聲關了，他又出去啦。她停下布機來，向裏面一個笑一笑，也跟着他出去啦。

門外一片春色。太陽溶化在暖風裏，暖風一陣一陣吹進人們的心窩裏，他，完全沈醉啦，呆呆地立着。她看他伸長着脖子，向各方面望了一望，於是低着頭又緩

慢地向前走了。

他一直向東走。他不時停下來，伸長着脖子看太陽。路上，他不注視別人，別人也沒有留意他，除了尾隨在他後面的他的妻子以外。

一出了城，田野的春光更使人昏迷；綠的柳，清的水，紅的花，黃金色的太陽，褐色的土丘，白色的紙錢。遠遠近近聽得到祭墓的鑼聲，遠遠近近聞得到酒香，遠遠近近感覺到這是沈醉的春。

他，立在近傍的一丘坟上又不走了。看他伸長着脖子呆立着。他出神地看祭墓者一杯一杯滿滿地斟着酒，忙忙碌碌地掃着墓。

鑼響了。他愚蠢地移着步，深深地向主人作個揖：

『請你，請你將這靈酒給我吧！』

他接着壺，壺嘴塞進嘴裏，咕得咕得癢癢地一下子吞進肚裏啦！

她揉一揉眼，她不相信她的眼睛，她不相信這個就是她的丈夫；然而事實上證

明這是他呀，是她自己的丈夫呀。而且，而且他已經緩慢地走到另外的一丘坟墓傍去等待着酒喝了。

她想走過去，一把將他拖回來，可是她沒有這個勇氣。她憤恨地注視他。他還是點頭欷嗷地呆立着。而且，你看，他又在作揖啦！

她氣得要哭出來，她恨得不願意再看了，她是沮喪地回來了。

『像這樣的男人我們怎麼可以靠他過活呢！』她重複地說着。她不願意再坐在布機旁邊了，她覺得再織下去還是沒結果的，她嗚咽地哭起來，她的妹妹也陪着哭起來，她們都想到自己的前途，前途是太灰黯啦！

突然，一個紅臉的頭出現了，她們都停止哭泣，呆呆地凝視他。他又是那麽洪亮的聲音，哈哈笑起來。

『又是！又是！』他欣欣然揮着手。

『又是什麼呢？』小老婆做着不屑理會地詢問他。

『還不是又是齊公嗎！哈哈哈哈哈！』

『齊公又怎樣呢？』她迫着又問第二句。

『齊公？齊公那裏可以給你們隨便叫叫的呀！』他驕傲地笑着，又欣欣然揮起手來，『要曉得齊公的華邸是比天還大，齊公家裏的人是比灰還多。齊公只要手一搖，人就像潮水一樣擁過來，聽候齊公去指揮他們。不要說平頭百姓，就是大夫（大夫的屋子也有天樣大，大夫家裏的人也有灰樣多），他一見到齊公也要深深地作個揖。可是我呢，哈哈哈哈哈！我，我只要拍拍齊公的背脊就夠了，你們看！哈哈哈哈哈！』

他找到一條凳子坐下來，他的話就更多了。

『今天，今天發生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，哈哈哈哈哈！這也是我的光榮呀！你曉得怎樣？哈哈！照例齊公又是手一搖，他要有事情吩咐了，於是下人像潮水一樣擁

過來。齊公說：「今天因爲有客！」自然是指我，其實，我時常進進出出，這班下人早已個個聞我的名了，因爲我一來齊公總是要辦好菜給我吃的。——你們辦點紅嘴綠鸚哥來？」這班下人仍舊像潮水一樣撞着，因爲他們不曉得「紅嘴綠鸚哥」究竟是什麼；可是，齊公的話一說出以後是決不會再說第二遍的，於是這班下人只得一個一個總着眉退去了。到吃飯的時候，這班該死的下人果然真的煮一隻鸚鵡來，當然齊公大罵起來！可是你倒猜，「紅嘴綠鸚哥」究竟是什麼？」他用手指點着小老婆的額角，得意地問；但是她不會回答，於是他又繼續講下去：「那就是菠菜呀！」哈哈！當我說出「那就是菠菜呀！」的時候，齊公的怒氣立即消滅了，他便翹起大姆指來向我說：「知我者唯君也！」你看，你看，多光榮呀，我！哈哈！哈哈！」

她們並不理會他，她們也並不阻止他這樣大言，讓他這樣獨自個兒講下去。

他疲倦了，他想睡了！他自己鋪好棉被，可是，天呀，他的腳上還滿腳都染着污泥呢。然而，他就這麼的跳上牀裏去睡覺啦！

呂不韋

趙姬在五彩的舞氈上正舞着大垂手小垂手，那姿勢是多麼輕盈呀，正似一支羽毛在風裏旋轉。可是，今天的呂不韋却並不覺得，他等她舞罷，立刻叫青衣丫環陪她到房裏去了。自己狠狠地乾了一杯酒，拔腳就跑到父親那裏。

『爸爸，你說，耕田的利息有幾倍呀？』不韋狂亂地問着。

『十倍』父親淡淡答應他。

『那末販賣珠玉呢？』

『百倍吧。』

『要是扶助一個人做王，掌握山河，那末這利息是幾倍呢？』

「哈哈！這怎麼可以用數目計算呢，那利息是有千萬倍呀！傻子，你怎麼要問這些呢？」

「哈哈！千萬倍呀！」

呂不韋笑着，跳着，他並沒有注意父親的詢問，一溜烟似地跑了。

不韋簡直是瘋狂啦，一走進自己房裏便拿了一枝筆在紙上亂塗。魚，鹽，珠玉……他一寫好就塗去，一寫好就塗去。最後他寫了這幾個字：「王，奇貨也，奇貨可居！」他看看這幾個字，他笑一笑。忽然，他丟了筆，又跑了，一邊嘴上大喊着：

「好買賣！好買賣！一定再去找……」

一到了公孫乾那裏他的態度倒嚴肅起來，這時候他完全變成一個十足的商人了他謙遜地讓着酒，微微縐一縐眉尖，突然又將臉放弛，哈哈笑着說：

「還有，還有上次我路上看到的那位秦國的王孫，你何不叫他回來喝一杯呢？」

這裏又沒有別的客人，而且你不要像牢頭禁子那樣把他當作犯人看待呀。哈哈哈哈哈，好吧？」

公孫乾猶豫一會。也就請異人出來，於是不韋和異人相見了。不韋跟他談得非常投機。他們愈談愈高興，愈談愈高興。正在這當兒，公孫乾要出去上廁所了，不韋的眼睛像耗子般望一望公孫乾的後影，立即將視線移到異人身上，他對着異人微笑，一會兒便低下頭來輕輕地問道：

『秦王已經快過世了，太子所愛的華陽夫人又沒兒子，而且殿下二十幾個兄弟之中也沒有一個專寵，我想，殿下何不設法回秦，求華陽夫人做母親，那末將來就有立儲的希望了！』

『事情也許可以。不過，我自從押給趙國以後，一直不曾有人提議把我保回去，現在趙跟秦又打得這麼起勁，我怎麼可以脫身呢！』異人說着，眼眶裏流下淚來。

『不，我家裏雖然窮，』不韋有些興奮，『我却願意拿出一千鎰錢來，替殿下遊，向太子跟夫人前去活動，一定救殿下回朝去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』

『多謝！多謝！如果將來真的能夠得到富貴，一定跟閣下平分天下。』

『是，這裏是五百鎰，請你收下。你可以買囑左右，借此結交一些賓客。』

『好。好。謝謝！謝謝！』

『啊，』他一看到公孫乾進來了，立刻把喉嚨特別提高響，『啊，哈哈哈哈哈！』

『怎麼啦？怎麼啦？』公孫乾一面微笑着走進來，一面追問他。

『哈哈，我問王孫，秦國的玉價怎樣？他說不知道。你看，到底是王孫，連玉

價也不需要知道哪！哈哈哈哈哈！』

『哈哈！』公孫乾也笑起來。

這一夜，不韋一夜不曾合眼，他的眼睛裏永遠跳動着：『千萬倍，千萬倍呀！』

不韋從秦國歸來以後，心裏反而覺得苦悶起來，他望着窗外的田野不禁狂叫着

『邯鄲呀邯鄲，我還是死在邯鄲吧！』

『怎麼？少爺，』趙姬驚咳地叫起來，『怕是華陽夫人不肯承認在趙國的王孫做太子吧？』

『誰說的！』不韋吼着，『難道我起先是騙你嗎？你看，這三百鎰是太子送王孫的，一百鎰是王后送的，還有一百鎰跟一箱衣服是夫人送的，怎麼還說這事情不成功呢！你只要想一想，華陽夫人是沒有兒子的，她不選一個王孫作爲嫡子，那末將來太子死了她靠誰呢！現在懂得吧，懂得吧，笨伯？』

『懂我是懂得，我只是隨便說說，你何必生氣。不過既是成功了，你怎麼還要這樣嘆氣呢？』

『唉，商人啊！』

不韋還是向着窗外，他並不理睬她。突然，他好像想到一件什麼事情，轉過頭來，對趙姬笑着說：

『你可以依從我一件事情麼？』

『當然可以。』

『你嫁給那位秦國的王孫好麼？』

『這怎麼可以呢？我肚子裏已經懷孕兩個月了！』

『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要你嫁呀。你曉得王孫就是將來的秦王，你肚子裏要是男的，就是秦國的太子了，那末我跟你也便是秦王的父母啦！』

『可是，我同你怎麼能夠忍心割絕呢？』

『不，要是你真的愛我，你就應該幫我忙。我近來悶得很，你想，論到錢，秦王他們跟我比來也相差並不多，論勢力，那就差得多了，論到地位，『士農工商』我比普通的人民還要卑下呢。雖然將來王孫做了秦王，我總有一官半職，但是人家

說起來總說是商人出身。要是我們自己的兒子做了王，即商人做了王，那末誰敢輕蔑地說：「商人商人，」那時候商人將是人類中最光榮的人了。」

● 趙姬低低頭默認了。

等二天不韋請了公孫乾和異人來。酒半酣，不韋喚趙姬出來又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，又是那輕盈的手，窈窕的身體，媚人的眼珠……

不韋只是留意着公孫乾和異人的表情，公孫乾對着舞曲狂飲，有些醉了；異人却停下杯來呆看着。一會兒，異人轉過頭來，果然迫切地請求不韋將趙姬送給他。不韋先是佯怒，最後表示允許了，他的心却早已在跳着：「商人，商人有出頭的希望了！」

● 『自己的兒子，自己的兒子。』暗地裏不韋時常這麼說着。從趙國脫逃到秦國來

，一路上，他所注意的就是這位三歲的「自己的兒子，」這是一宗最好的賣買啊！

到了咸陽，不韋還輕輕地叮囑趙姬：「這是我們「自己的兒子，」你得當心！當心看護！當心！」這麼着，他才跟異人一同進宮去見華陽夫人。

「啊，殿下，」走到半路，不韋叫起來，「華陽夫人是楚女呀，你應該穿楚服進去，表示依戀她，這樣才可以討她的歡心！」

異人依了他的話，頭上就換了南冠。腳上著了豹舄。短袍。革帶。這樣走到宮裏去了。

果然，華陽夫人第一句就問：「怎麼，你在邯鄲爲什麼要效楚人的裝束？」

「我因爲日夜想着慈母，所以特別製了楚服著。」

夫人笑着，定國君也笑着說：「兒呀，那末你索性將名字改作子楚吧！」

異人拜謝着。

「怎麼，子楚，你怎麼歸來的呢？」太子跟夫人都叫起來。

『是，這事全賴呂不韋先生，他破家蕩產賄賂趙國的守者吏，半夜給我們偷逃了。』

於是，太子跟夫人賞不韋東宮俸田二百頃，第宅一所，黃金五十鎰。

● 子楚真的做了秦王了，呂不韋也就做了丞相，封文信侯，號稱仲父。然而，這在不韋並不怎樣歡心，他所希望的是『自己的兒子』早點長大來，做一個商人王！創造一個商人的朝代！

● 「自己的兒子」是長大了，而且子楚也已經過世。自己的兒子做了秦王啦。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秦始皇呀！

不韋笑着，不韋的心瘋狂地笑着，他想，眼巴巴他的買賣是成功啦；商人，商人將是人類中最光榮的人！

然而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用袖子拭一拭自己帶淚的老眼，他不相信「自己的兒子」會這樣寫信給他：

「……君何功於秦，秦封君河南，食十萬戶？君何親於秦，號稱仲父？……」

一行熱淚從皺紋的眼皮一直流到信箋上。他搖着頭，他顫抖了。突然，他又鼓起勇氣，將手邊一杯醖酒猛然提起來，咕得咕得一氣喝下去。然後他大聲地悲呼着

「自己的兒子，自己的兒子，唉，商人啊！商人啊！！」

短短的隨筆

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人。

他走上舞台表演一個『熱情的人』，他是成功了，每一個場面都博得觀眾的熱烈的喝采聲。誰都說『他是多熱情啊！』有的甚至被他的熱情所感動，淌下淚來啦。

但是，一跳下舞台，他還是一樣地熱情，他覺得人生就是舞台。然而，這時候人們却嘲笑地嗤他，『你是一個最虛偽的人啊！』

●

北風掃着大街，街上就很少行人啦。有一個瞎子的老丐，却坐在街路上乞食，他淒慘地哀叫着，聽起來真比北風還要寒冷！

一個外國巡捕乘着自由車飛一般地駛過，他看到這個老乞丐，他覺得這是煞風景，可是他沒有工夫停留，他只得高聲地叫着，『喂！……』於是又飛一般地駛過去
了。

這個老乞丐伸出兩手敏捷地摸着地上。他喜納這位外國恩主的禮物，可是他摸了幾遍，沒有東西。最後，他才摸到了，那恩主所賞賜給他的原來是一個『喂！』

● 我的電車是從東邊來的，你的 是從西邊來的。

在某一段上，我的電車和你的電車相遇了，我的車影映在你的車廂裏，你的車影映在我的車廂裏。從此，你是走着我所走過的路，我是走着你所走過的路，一直達到我們的起始點。

在數目上說，你有一條軌道，我也有一條軌道，但是從數學的法則上說，却不是一條軌道加一條軌道，而是一條軌道乘一條軌道呀！

全 節 堂

——松江旅行記之一——

一重門又一重門，緊緊地鎖着少婦的青春，這封建的古宮全節堂呀！

當我們走到最後二重大門的時候，誰都會覺得陰深深的沒有一點生氣，每一重大門上都加着大鎖，大鎖以外還要加一個看守的人。

這一天因為是元旦，全節堂的小孩子特別多，這些孩子是寡婦從前養的；現在，有的在學校裏念書，晚上回來，有的是整天在那裏玩的。他們的膳宿都由全節堂擔負，而男孩子一到十三歲，必須離開那裏了。

院子裏的空氣是非常沉寂。不要說由她們看起來，這是沒有變化的；就是我們

看來，連這幾株蕭條的小樹也好像永遠是那麽沒有季節地苟生着，苟生着！

院子的對面是一間間鄉下式的房子，一樓一底，這便是寡婦們臥室，性的拘留所。樓上和底下一樣大小，縱橫約莫有二丈左右的寬闊，據說每一間要住二份人家呢。

一個十六七歲的女人，坐在樓窗邊觀望着，不，說得正確點，她是在凝望着，凝望着這羣不速的旅行者，凝望着天上的幻變的雲。她若有所思地將木板窗半掩起來，失望地輕輕地搖着頭，她是在回憶啦，或者她是在想着自己以後的命運啦！

『這裏有多少人呀？』我問一個在我近傍的老太婆，她已經四五十歲光景，她正在一針針地縫一件男人的長袴，她停下針來，胆怯地回答：

『很多呀！』

『年紀大小都可以進來嗎？』

『不，不，三十以上就不能夠進堂呀！』

『那末你呢？』

『我嗎，』她笑起來，『從前年輕時候進堂的呀。這裏許多老太婆那一個不是年輕時候進堂的呢！』

這麼着，她又繼續縫起衣服來。她的臉色頓然陰沈下去，大概她感觸到從小寡婦到老寡婦這一過程的艱難和無爲了。

片刻的沈默以後，我又貪婪地問她：

『這裏一天吃幾餐呢？』

『三餐。』

『幾碗菜呢？』

『兩個人只有一碗菜。』

『葷菜還是素菜呢？』

『平常都是素菜。十天內有兩次大葷，四次小葷。不過節頭節面另外還加點

菜。」

『你們可以回去嗎？』

『不能夠，只有清明上墳時候可以回去一次。』

『你們的衣服，小孩子的衣服，由誰來管呢？』我換一個話題來問。

『都是自己的。』

『你們那裏來錢呢？』

『有的是從家裏送來，有的是靠自己做活計的』

『做活計的工鉅大嗎？』

『那裏會大呢，比平常總要少好幾倍。』

因為我們又要到別處去參觀了，所以我提出最後一個問題來問她：

『你一生的希望是什麼呢？』

『在孩子！』

她驚惶地猶豫地終於這樣回答着。但是不久，她又好像否認自己般，她沮喪地搖搖頭，她不再作聲了。

在歸途上，我們的同伴們都滿意地偶談着：『可惜時間太忽，不能再詳細地參觀一下。』

『我們很連幸，能夠看到這個人類的祕密了。』

『這裏是一面鏡子，照出女人的命運，照出一個女人的生命是怎樣歸宿的！』

一個冬天

是冬天的早晨。

雪飛着。麻雀餓了，啾啾啾急噪着。高牆外面的衛兵凍冷了，喇叭的聲音也在顫抖着。

『討厭，這喇叭吹得釘心咬肺！』睡在馬桶邊的老丘咕噥着。

睡在窗邊的湖北佬也伸出頭來，側着耳朵聽了一會兒，立刻又從棉絮裏伸出一隻右手來，揮動着。一面，嘩啦啦嘩啦啦叫着：

『這號手是老槍，不錯，今天是老槍值班。老槍！老槍！』

我正在窗邊行深呼吸，聽了這聲音有點火起來：

『你嘩啦啦做什麼呢！你叫，叫到死也不會給你叫應的。』

他不響，又伸進頭去。號子裏暫時靜寂了，讓喇叭聲從高牆自由地吹進來，帝大——達——。帝——大——達——。

雪仍舊紛飛着。風依然怒吼着。

我却停止早操。我又恨起湖北佬來。我覺得他是故意打斷我早操的興趣。因為他討厭我早晨起得早，討厭我把棉被上的虱子捉得清清爽爽，尤其是看到我一早就到他窗口那邊去行深呼吸，那是使他最討厭的了。他是喜歡睡覺的，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地睡着，開飯就起來，吃了飯就又睡覺。而且，他願意看一个个吃得很胖的白虱子在他的破被上來來往往，像賽會一樣熱鬧。我是恨死他了。

的的卜卜，從監視廳那邊一直響到大號子裏來，開洗臉水了。我就過去接臉水。我故意從他的被上踏過，我還狠狠地在他的身上踏了幾腳。他，他就像鯊魚一樣迅速地從被絮裏伸出一對紅眼睛來，也狠狠地瞪視我，半晌，才憤怒地叫着：

『先生，你是讀過書的人，你總該懂得道理呀！』

『是，我是懂得道理的，早晨應該起得早呀！』

我漫不經心地說着。而且，我把拿在手上的一盆滾燙的臉水，又故意裝作不小心，嘩啦，整盆倒在他的棉被上。

他立刻霍的跳起來。他是脫了掛褲睡的，他一絲不掛地跳來跳去怒吼着。全號子裏的人都笑起來了。我却還是淡漠地叫着：

『讓它泡泡虱子！讓它泡泡虱子呀！』

●

又是一個月過去了。湖北佬忽然也起了个早，站在窗口跟我并立着。不過，他並不行深呼吸，他的兩只紅眼睛像火一樣燃燒着，飛着雪花的天空彷彿也因為他的目光而變成紅色了，他是那麼狠狠地瞪着天空哪。

一會兒，連串的湖北民歌，從他的喉嚨底裏湧出來，他哼得多麼熟練，而且這

情調是多陰鬱啊，差不多比風雪還要悶人呢！

我正在行着深呼吸的雙手，立刻從頭上軟下來了。我呆呆地站着，我諦聽着他的歌，我就映演出了一串很深長的憶念了。

我覺得這聲音是我所熟悉的。這是和廢寺裏古鐘的聲音有些相似，它有古城裏發掘出來的銅器的銅錄氣味，而且還帶着湖北泥土的色彩呢。

這時候，我才深深地了解他。他的生命是藏着多麼陰鬱的東西啊。於是，我用這樣帶些俏皮的話去探詢他：

『老鄉，今天你怎麼也不講道理呢，早晨起得那麼早？』

『你曉得，你曉得我睡不着呀，』他停止歌唱，兩排黃牙子咬得緊緊，飛濺出有力的唾沫來，『你想想，只有八天了，八天是像飛一樣會過去的哪！』

『日子過得快正好呀，傻子！』我笑着。我覺得兵油子總是有三分慧氣。

『不，先生，八天以後我的刑期就滿啦！』

「哈哈，那就更好了，」我不禁大笑起來，「像我坐了一年多還不會有個頭緒呢！」

「先生，你不懂，」他急起來，唾沫飛濺得更有力，「你看，這樣下雪天，叫我到那裏去混生活呢？」

「啊！」

我這才恍然大悟。我立刻想起法朗士的堪克賓來，我覺得他是過着堪克賓同樣的命運，他最高的生活標準就是要活得下去，監獄生活差不多是他的理想生活了。

於是，我再不像從前那樣看待他。我諒解他貪睡，懶惰，以及其他一切的歹習慣。我是再不會恨他了。

這一天，湖北佬的刑期滿了。他憂鬱地在號子裏踱來踱去，不斷地哼着那首湖北民歌。

快吃黃飯的時候，湖北佬被開出去了，他連最後一餐十四兩的黃飯也吃不到。他拍拍灰大衣上的塵土，顛抖地跟我握握手，走了。灰色的風，搖擺着他灰色的衣角，破舊的履聲奏出一曲湖北的民歌。

大號子頓時呈現着死一樣的沈寂。我彷彿失去了一顆熱忱的心，我是永遠憶念着——他。

●
雪已經停了幾天。太陽異常鮮豔。趁這個和暖的天氣，法官把我的案子判決了。

釘了一副十五斤重的鐐子，把東西都遷到丙監去，我是被監在丙監了。那裏都是關着重犯，最起碼的也要坐十來年。

我的心一急，我就病了。一天到晚疲乏地睡着。我不想說話，不想做事，幾乎也不想吃飯。

「啊！」

我狂叫着。我從頭到腳打量着他，他還是那樣——一對紅眼睛，一身灰大衣，一雙破鞋子，只是多了一付粗重的腳鐐。

我顫抖了。我用力地緊握着他的手，我說不出話來。最後還是他打破這沉悶，他笑着說：

『現在，我同你一樣了。先生，這一次，我是達到我的理想了！』

我也笑起來。我們將握着的手更用力地緊緊地握一握。於是大家再坐到地板上，準備作長時間的談話。

我還是說不出話來，我總是莫名其妙地笑着。我彷彿覺得：我是得救了！

曹娥江畔

有五年了。五年前，我是懷着怎樣的心境渡過這條曹娥江呢？憶念起來，真
今昔之感！

是一個冬天的早晨罷，太陽剛剛笑了一笑，一會兒天又陰沉下來，風比猛獸還
要兇惡，恐怖地吼着。

走到江畔，天開始下雨，也開始下雪啦。泥路非常溜滑，一不小心，便會跌交
呀。渡頭在雨色下孤獨地沒有響聲，風和雨雪奏着寂寞的小曲，曹娥江的夜緩緩地
唱着流亡者的哀歌，我們是懷着比流亡者更傷感的情緒模糊地渡過這條小江了。

現在，江畔的桃花是盛開了，楊柳已經抽出嫩綠的新芽，淡黃色的江水不斷地

向東流注，金色的太陽滿山滿水都是。而我呢，我却還是懷着五年前所有的傷感的情緒渡過曹娥江了。

我讓我的視線極自由地搜索，我想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裏探尋五年間的幻變的痕跡；可是，我失望了，我看不出五年間有什麼變動。人們仍舊熙熙攘攘，划着划子，汲着江水，挑夫還是成羣地拿着粗担子用醉醺醺的臉向我示意：『要挑不？』沿岸的叫賣者仍然嘈雜地叫喊着，小飯店裏進進出出好像還是那一班開口就罵『媽篤齜辰』的紹興佬，甚至連江灘上耍石彈子的小孩子我都覺得仍舊是五年前那一羣呢！然而，以前我自己親身所體驗過的事情却是幻變得太劇烈啦。

第二班的火車到了，我鑽進車廂裏緊合着眼睛，我不想再看什麼了，我怕從細細的沙粒中找出我們的過去的足跡來。

噹！車在轉動了。我垂下頭，想把往事都丟到車後去。無意中我竟唸着一句古詩：『昔我去兮，雨雪霏霏，今我來兮，楊柳依依。』

車輪擦着鐵軌，軋得軋得，火車頭嗚嗚地叫着，我側耳諦聽，曹娥江在晨色中漸漸地逝去啦！

病

「怎麼，你這樣煩惱！又病了麼？」

「唉！我的胃病跟失眠症又發作啦！不過，這倒沒有多大關係；討厭的却是這深秋的風，黑郁郁地吹來，吹起我許多煩惱的憶念，而且使我永遠不能忘懷這病的根源。」

那是我進監房以後的第三個秋天，晨風寒冷而且沉靜，習習地刺入鐵窗。同權子的人都害着病：有的是肺病，有的患視神經衰弱，有的生腳氣病，我却害了胃病跟失眠症。

這些疾病都是由於營養不足而來，需要多量的維他命 A R C 調濟一下，才

會得好。就是監獄署裏的醫官也這麼對我們說。可是，我們日常的食物徧徧是爛飯跟鹽菜，這都是沒有維他命的；有時候飯比較煮得乾一點，那就給鍋疤砂子碎石塞住喉嚨，有時候小菜也換換花樣，那不是老冬瓜就是生滿了子的茄皮。

第一年，我們有蠻壯健的身體總還可以抵擋一下；第二年有許多人便倒下來了。我也在那時候害了胃病，接着就長夜睡不成覺，那拍拍拍清醒而且可驚的更夫的敲梆聲，我在夜裏也每次聽到了，使我兩邊太陽間的神經應着它的聲音也緩慢地敲起來，於是兩隻眼睛就合不下來，感覺到夜是恐怖，人類是恐怖！轉了幾個身，總是睡不着。同伴們的鼾聲都很響，看守的皮鞋聲沿着一個個的櫃子冷靜地踱來，拿在手裏的電筒也沿着門洞口一個個地照過來，我更是睡不成覺了，於是我的毛骨也悚然，我感覺到這時候是人生最寂寞的時候！呵欠雖然時常打着，然而頭腦清澈得像鏡子一樣，即使一件很瑣碎的事情，一跳進腦子裏便活生生地映演出各種各樣的有動作的事來。這樣，一直到晨曦照射鐵窗的第二格鐵柵子，我纔會朦

臃地睡去。但是，那祇有幾分鐘，過後我又要醒來了。

自然，我也遵照醫官的方法，當失眠的時候口裏靜靜地念着數字：「一二三四……」。起先好像很靈驗，數到八十幾就迷糊糊地睡去了。過了幾天就是數到五百一千也不合眼，越數越急，越急越睡不熟。有的朋友還叫我臨睡時用冷水洗腳，這也是祇有幾天效驗。我甚至服過安眠藥，藥的份量要幾天一加，到了相當份量醫官便不肯給我了。總之，這好像有一個很聰敏的魔鬼在作祟，起先他不曉得你的法寶使給你壓倒了，過不了幾天他就會破了法，反而壓倒了你！

這是很明顯的，我的病要從根本醫治。多運動，多吃補藥，多吃牛奶麵包，多吃水果，絕對禁止喫爛飯鹽菜。然而，這怎麼可能呢？誰來管我們的伙食呢？

唉！說來話正長呢。我的病在那裏是很普通的，要是肺病，腳氣病，和視神經衰弱，那可更不好玩啦！

譬如，那一年，是我入獄後的第三年吧，我同櫥子的有一個叫陶鍾霞的，他就

是害肺病，每月吐血，每天發熱。他很想喫，一天到晚計劃着喫什麼。他會騙人家東西喫，他會偷人家東西喫，他也會搶人家東西喫。有一次真的饑得要命，可是沒有東西喫，於是他掛了一個號，說是飯喫不下，叫醫官弄點開胃藥水。你不曉得，那開胃藥水是又酸又甜，跟橘子露一樣，他很可以過一下饑癮呢！

有一天夜裏，梆已經敲過四次了。大家都已經睡熟，是的，我因為害失眠症，那時還沒有合眼。他，陶鍾霞，忽然從被窩裏跳起來，鬼頭鬼腦的東張西望。唔，他的老病又發作了，我一想，我還是裝假睡吧，看他怎樣做法。他偷偷摸摸爬到我的被舖邊來啦，他側着耳朵聽聽我的呼吸，於是他拿起我頭旁邊的一個瓶子，咕得咕得在喝了。這時候我倒奇怪起來，我頭旁邊沒有什麼好喫的東西呀，只有今天才從家裏送來的一瓶清魚肝油，難道他在喫魚肝油麼？這有什麼味道呢？我轉一個身裝做纔醒來的樣子，果然，我看他很快地把瓶塞一蓋，想把瓶子藏起來，可是已經來不及逃避我的視線了。他却抹抹嘴說道：『老兄，對不起，我想嚐嚐味道，如

果好的話，我明天也去買一瓶來！」我拿起魚肝油瓶一看祇有半瓶了。那時我真恨不得打死他，你想，他是有肺病呀，喫了要傳染的。於是，我也嚴厲地責問他：『你既然是噙噙味道，爲什麼要半夜來噙呢？』

還有一次，那真是可憐，這是距離他的死不久以前。那天是接見天，他照例整天望着櫥子的洞口。看人家一包一札的好喫的東西拿進來。到下午兩點鐘而自己却沒有人來接見他。他着急了，他索性站起來不看了，來回在櫥子裏踱着。一下子，他忽然跳起來，把眼睛釘到 No. 12 的身上。No. 12 是新客人，剛剛前星期進來，犯冒充軍官罪，那天他的家族來接見，送了許多冬米糖來。陶鍾霞這麼眼睛一釘，我們是知道了，目的是在冬米糖。當真，陶鍾霞兩隻手立刻便撲到冬米糖盒子上去，立刻嘴裏塞了一塊，手裏還拿了四塊。那位 No. 12 雖然不是真軍官，却也有些丘八脾氣，問頭便是一個耳光。這在陶鍾霞好像並不要緊，他還是嚼着那冬米糖，一面還跪下來向他叩頭。這位官爺却因此又來幾下子，而且還將手上的冬米糖

奪下來。奪去冬米糖。這，可要陶鍾霞的命了。他是寧可挨打，而不願空流口涎的。自然啦，拳頭跟脚尖像響雷般打在陶鍾霞的身上。後來，看守來了還罰陶鍾霞跪五個鐘點。

就在那天晚上，陶鍾霞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的，體溫會驟然高起來！鮮血使一口接着一口，半夜裏我還聽到他的咳嗽聲。到第二天，醫官來診視的時候，陶鍾霞的臉已經變成土色了。

是啦，我們同權子的人都很悲傷，因為大家都想到自己的病以及自己的將來了。就是患視神經衰弱的劉權頭，平時他最恨陶鍾霞偷他的東西喫，（他因為雙目失明，顧不到這些喫的東西，差不多劉權頭送來的東西是等於給陶鍾霞的了。）現在，劉權頭的失了視覺的大眼睛上也為陶鍾霞淌下淚來了。不錯，祇有那位冒充軍官，還挺着身子靠在牆壁上看着推背圖。

窗外的秋風也像這樣嗚嗚地叫着。

事情好像是很湊巧的。我們大家都覺得這樣病下去不是路，想改良一下伙食。在未改良以前大家寧願不喫東西，我們是全體同意了；只有 No. 12 却不同意，他說，他不像我們是平民出身，他每餐必須吃十二兩飯，不吃他會立刻餓死。自然，那天我們總是都不喫這爛飯跟臭菜。那天開飯是只有開 No. 12 一個人的飯了。他一個人嚼着飯，一個笑着，我們都不理他。然而也在晚上，他的體溫幾乎沒有了，他也是病了，他喘息着，越喘越厲害。我看他坐也不得，立也不得。他叫看守，他叫警官。一個鬼也沒有，他就倒在被上，喘着……喘着。

等二天開飯的時候，照例又只開 No. 12 的一份，可是他也跟我們一樣睡在被窩裏沒有動作，只是微微喘着喘着。

看守進來把 No. 12 拖出去，忽然給他喫了一頓籐條。因為看守是昨天早已報告過監獄長，說是飯菜並不壞，有幾個故意在挑撥，有許多都被利用着。『如果眞的飯菜壞，十二號等怎麼會不絕食呢！』看守是曾經這樣向監獄長辯解過，監獄長

是決定第二天親身調查的。而今天呢？今天 No. 12 也忽然不吃飯了，這是看守最恨的事情，他們以爲 No. 12 也加入我們一夥了。

我們聽到看守一面打他，一面還罵他太不識抬舉。官爺的喘聲跟籐條聲一起唏呼唏呼，好像越來越急。

不曉得是從甲監還是乙監，總不是我們囚監，有人大聲叫起來，反對這樣痛打，接着這樣的聲音各處都叫起來……

最後，官爺被移入瞭望台，而且他真的不吃飯就立刻死了。他是死了。

那天的天氣也跟今天一樣，一早便是黑郁郁的深秋的風，一陣又一陣，我們看到氣象的幻變，也想到自己的生命的幻變！唉………

十六舖

——應「新小說社」徵文——

當太陽還是沉睡在海中的時候，十六舖的黃昏已經被挑夫的頭，車夫的頭，黑黝黝地像浪一般，佔滿了。

風習習地吹過來，水鱗鱗地起了花紋，像一隻隻烏黑的眼睛，有的在笑，也許有的在哭哩。

人們的心，也像鱗鱗的水波，微微盪漾了。這些個複雜的脈膊却都有一個期待：或者是海裏升起來的太陽，或者是海船裏帶來的好消息，或者是……這，我可說不清楚了。

鳴——

海船倦怠地而又像驕傲地，跟着葉子札札的打水聲，叫了。這是十六舖的第一聲。於是十六舖從睡夢中驚醒啦。

黑的頭像浪一樣洶湧起來，扁担，脚步，勞動的呼聲，宛若經過輪船衝撞後的海水，一陣陣打着岸灘，啪嗒啪嗒，開始忙亂起來了。

舢板像一隻隻的烏鴉，跟着浪頭翱翔，一个篙子，一个篙子，向着正在停泊的輪船飛。

水在急流，風在狂飛，爲了生活，就不管生命，距離三尺，也許是四尺五尺，從舢板上一脚跨到輪船的大輪裏去，愈險愈好，愈快愈好。把自己的扁担向旅客的行李上一放，身子坐在扁担上，態度自若地不必徵求旅客的同意，這一注生意保管是你的了；否則，一家老小只得吃自个兒的命啦。

要是睡眠不足，或者是餓得乏力了，於是你會朦朧地，也許癡癡地，丟下水去了。在你後邊的那一个理也不會理你，從你的頭上跨過去了。至多，人們聽到一个

水的聲音，再在你的身上加上一個嘆息。

要是你沒有加入過三十六股黨，你的扁担被折了還不算數，這一天的麻煩一定是夠你受的了。

『我也加入。』

是，你以後一定會這樣做。好，一班吃俸祿的朋友便伸出手來了；

『你得孝敬我！』

我問你，你除了買扁担繩索這筆資本以外，你還剩着一大筆的孝敬錢嗎？我想，準沒有。那末，你還是當作馬路上的煞風景的東西吧，讓老虎車把你捉去修養幾天。

錨泊停了。人像潮水般湧出來。十六舖的天空充滿了，負重的呼聲，笑聲，哀哭聲，怒罵聲，每天都要這樣重演一遍。

一條條的魚，一袋袋的鹽，一籃籃的水菓，從這個複雜的肚子裏被拖出來。還

有，還有秘密的軍火，鴉片，紅丸，在這時候也紛紛登陸了，也許，第二天它就登在報紙上的大號上去了。這自然，也不曉得是那一位朋友代替了那一位朋友去坐了牢。

在坐牢的朋友中間，我想，一定會牽累到你，一位拖着鼻涕，善於流淚的茶房。

那末你將怎樣辦呢？我曉得，你一定不要法官先開口，你就用手摀了幾尺鼻涕，眼淚撲簌簌地跟鼻涕滾在一起，你的喉嚨就裝得像貓叫一樣，不明快也不聲張，永遠是那麽含糊糊地：

『一個母親，一個父親，一個老婆，一個……全靠我一個。茶房的押費是五百。借來的利息是二分。每月工銀十幾塊。現在不許再向客人討小賬，爲了向別的輪船搶客人。那末每天就少了幾塊，工銀就只夠作利息……』

糟了，糟了，我勸你不必再講下去。要是我替你出庭，我一定要你這樣講。

『幾個母親，幾個父親，老婆的數目未定，這些鴉片，紅丸，或軍火，每人都分了一些，一些，只有一些，當作好玩，當作消遣品。』

不，我不要再在你的身上找材料了。我的眼睛現在很忙亂，我要瞧一瞧車夫呢。

巡捕正舉起黑棍子來，敲着一个个頑強的腦袋。棍子近了，腦袋就閃走了，棍子遠了，腦袋便從脖子上高高舉起來，閃來閃去看着，輕輕地問：

「要不？車子要不？到那裏去？」

腦袋，在巡捕的棍子下，訓練成堅硬的化石了。

馬車，汽車，電車，都來了。鞭鞭，咕咕，叮叮噹噹，代替了黃包車夫的脚步，把這一羣異鄉來的客人平均地分配到上海的每个角落去。

鹹貨行，水菓行，都開市了。十六舖上的行人很稀少，現在，只有拾烟頭的，掃穀米的，跟檢煤屑的。

太陽高高地照着江水，江水反射出一線線金色的光，十六舖又趨於寂靜了，連軍艦上的炮口也不向這裏瞄準，只有灰白色的海鷗在江面上靜靜地飛來飛去。

街上已經花白了。一片片的魚鱗已經給太陽曬乾了，緊緊地貼在砌石舖成的路上。一縷縷從石縫裏噴出來的水蒸氣，帶着又腥又鹹而又有一些兒霉的氣味。只有從這裏，人們還可以聞得出，十六舖的早晨是有過一場偉大的還不知是渺小的搏鬥。

招 寶 山

這是一個海角上。黃金色的太陽照得海水比鑽石還閃目，浪花鱗鱗地蕩着小渡船，又鱗鱗地流瀉而江去了。

四面冒着輕盈的烟霧，水上恬靜而且可怕，不時有沙鷗驚人地惡鳴。

老舟子沒有想到旅人的心急，儘是緩緩地一槳一槳，看看對面的山峯，船像是給浪花冲得逆下來了。

『老頭子，划得快點！』

『就到啦，客人，我們也願意快划呀！』

槳用勁地打着水，劃着一圈圈的水圈，水圈一直送我們到對岸。

一上岸，我們就向山脚直奔，我們是多麼渴慕着這座像孤島的山，尤其是向那兩位朋友保證過的我，更是懷着驕傲的心想給朋友們早一點賞識她的祕密。

可是，到了山脚，想一脚跨上山的第一步未舉起，著灰色短衣的老總却來了一聲：

『口號！』

『不曉得。』

我們都漠然了，仔細在步階的邊旁一看，原來山上已經駐兵了。這是有點煞風景，於是我們祇得退下來，然而我們的遊心還未死呢！使由我領導，從城牆環繞過去，總算看到山的一個殘角。

浪是更洶湧，潮水來啦。我們站在城牆上看潮水洗滌山脚，綽約地聽到啪—嗒—嗒—嗒的聲音。很遠很遠的海的轉角處，一片片帆船的帆飄揚着，漸漸地駛過波浪與波浪滾撞着的水面，向我們的視線飛過來了。

我們再一直望過去，那邊就是海角天涯了，白茫茫的水好像和白茫茫的天銜接着，而且展開着，一直引伸到我們的目力所不能見的地方，那裏也許是人類還未曾發見的地方吧！

就在我們的近傍，忽然來了一聲『砰！』這是鎗聲呀！不錯，我們的眼睛立即告訴我們，這是有人在獵水鴨啦，看，起先在沐浴着日光浴和海水浴的十幾隻水鴨，現在都躲到水裏去了，祇有中彈了的一隻，猛力地在波浪中掙扎着，掙扎着，慢慢地終於無力地隨着浪花沈浮了。

沿着鎗聲看過去，原來獵者就是山上的駐兵，他穿着灰色短衣，背着鎗，也沿城繞過來了。

終究我們碰到他，我們跟他談話了：

『老總，你瞄得很準呀！』

『這算不了什麼。從前……』

當然嘍，老總的生活一定很動人，但是我想從老總的口中描述一些現在的招寶山的景緻，給那兩個朋友心遊一下，是比較有味兒，所以我打斷他的話說：

『老總，你們很快活啦，日日夜夜可以遊玩招寶山，像我們從很遠地方跑來，想看一下這裏的勝蹟，可是沒有限福。』

『那有什麼好看呢！』他直率地笑着說，『要是你們昨天來，看到山腳上鎗斃十九頭海盜，那才真好玩哩！』

『不，老總，那兩位朋友是特地來看招寶山的，請你說一點給他們聽聽，觀海樓現在怎樣了？仙人洞現在怎樣了？請嗎，老總！』

『哈哈！那有什麼好聽呢！讀書人真是蠢啊！仙人洞早已塌了，現在是做馬廐了，至於觀海樓我倒不曉得好不好玩，那兒現在住着是官長，我們是不能上去的。朋友，水鴨已經漂到水灘邊了，我們大家到館子裏去喝一些兒酒罷！』

老總說着便去拾那隻中了彈的鴨子，可是我們不曾答應他的要求，我們就在這

海濱的古城上咬着自己帶來的麵包，喝着裝在熱水壺裏的紹興酒。

午後，再沿城走過去，已經繞到後山腳了，我們還不足心，偷偷地跑到茅棚那邊。一個老僧在裏面正打着盤坐，風蕭蕭地吹過孤松，蕭蕭地拂着蘆葦，蕭蕭地撫着老僧的白鬚，於是又蕭蕭地吹起旅人的愁思。

一隻小羔羊從山上走下來，咩咩地哀叫着。鳥聲似乎很不容易聽見，祇有烏鴉不耐煩地怪叫着。在那蘆葦的深處，一個哨兵突然出現了，他的聲音是比烏鴉還刺耳，自然，我們不能夠再觀賞了，我們又搗到這座殘頹了的古城上，我們祇能作從旁觀賞啊！

於是又看到那睡在鱗鱗地浮動着的水面上的水鴨了，那鎗斃過十九個海盜的恐怖的山腳了，那專載着人類的痛苦旅行着的輪船與帆船了。

晚霞降臨大地了，我們又乘着小渡船歸去，現在我不敢再望那一座睡在薄暮中的像孤島的山。因為火藥已經把它改造了，火藥埋伏在大地的每個角上了。

畢業以後

今天天氣特別好，十二月的太陽正和春二三月的一樣暖和，這也是一個好的預兆吧，卓士的臉像被一陣微風掠過的湖面一樣，摺成幾條細紋，笑了。

他挺一挺胸脯，伸長脖子，腳也滿有野勁兒走着，他彷彿覺得這些熙攘的行人已經看出他將來的偉大了。他再摸一摸大衣袋裏的介紹信，那硬硬的信封在這裏呀。他用大姆指和食指使勁地捻一捻它，他的眼睛入迷地笑着，他的皮鞋聲比起先更有力量了。

『萬一余總理又不來呢？』忽然他惡狠狠地搖着頭，表示另外有人這樣駁他。

『那也沒有什麼，我總在會客室裏等到一點鐘回來就是了，明天再去，譬如每

天上課；其實，不來倒也正好，（他的眼睛突然像發光地一閃）免得有一套虛偽的應付，什麼『呵，余先生，失迎！失迎！』像這樣的話我們在學校裏是當作笑談的，我對他怎麼能夠說得出口呢？

『不，這些都是胡說！不要想它！』他很自信地搖搖頭，覺得這些考慮早已給緋紅的太陽沖去了。於是他又挺直身子，他的皮鞋聲又響亮起來了。

到了快接近坤裕錢莊的時候，他的腿打起顫來了，頭也低下去，像一隻病馬那樣，緩緩地一步步踱着，當他的手握住那扇有彈性底玻璃大門的門圈的時候，他是完全被一種恐怖的空氣所襲擊住了，他的臉色塗過一層黃臘，那玻璃大門雖然是裝着彈簧，但是他竟連推開這輕便的大門的力氣也沒有了。

一進了大門他覺得像一個新上舞臺的主角一樣，千萬隻像星星一樣的眼睛向他射來。那怪刺耳的唱歌又從笑聲中跳出來了：

『家父，你又來啦！』

卓士的臉立刻緋紅，他像耗子一樣逃進會客室裏去了。

會客室裏怪沉寂，一隻寂寞的鐘滴答滴答像教師一樣演講着。寫字台聆聽着，沙發聆聽着，茶几聆聽着，椅子聆聽着，大家都靜靜地低着頭。自從他一走進會客室以後，牠們就都抬起頭來，驚奇地蹙着眼，睜看着他那砰砰跳着的詭苦的心。

現在，卓士比較有些餘裕的時間來調整他的心情了。但是討厭的鐘聲却時常促起他這個討厭的回憶：那是他第一次的時候；他把介紹信向那個立在櫃台邊的鑲金牙的大胖子送上去，那胖子却滿不在乎地搖搖頭說：『不是我！他不在！』他覺得這種滿不在乎的神氣是對他莫大的侮辱，他恨得直叫起來：『你不要以為我不認識余總理！家父是他的老朋友。』這一叫整個錢莊裏的夥友都注意到他了，於是，他的綽號『家父』也就成立了。

這個討厭的回憶很可以使他想起越王的臥薪嘗膽，他覺得目前一切都要忍受，將來一見到余總理以後總要比一比長短再瞧。所以余總理雖然天天不來，他却天天

非來不可了。

鐘聲還是滴答滴答叫着，現在他想聽聽牠的演講了。突然，牠噙嘴地敲起來了，悠悠地而又緩緩地，他打了一個寒戰。他把視線移過去，看那從窗外射進來的紅綳綳的太陽，他立刻伸出手去，在緩和的陽光下用力地磨擦着，接着頭也慢慢地搖起來，好像現在是有了轉機了。

那扇玻璃門是不時砰砰碰碰響着，但是走進來的人都不是魁偉的個子，他是決心不再向門外望了，讓玻璃門獨自去響。

雖然從玻璃門進來的都不是魁偉的個子，但是萬一那個魁偉的個子進來了，那措辭，那態度，是不能亂的呀！卓士立刻心慌起來，竭力追索那些早已想好了的客套。一見面，當然先站起來：『呵！余先生，失迎失迎！』馬上，卓士又反對這種措辭！他覺得『失迎失迎』是應該由主人對客人說的，他是沒有資格在別人的錢莊裏說這句話。他於是又決定只老老實實行一個鞠躬，不說話。這麼着以後，卓士

決定再把介紹信呈上去，那末，再來說幾句奉承的話：『家父時常講起先生，先生是商業界領袖！家父最近也很不得意，所以連我這樣小小的一個位置也要來麻煩先生了……』

一個穿大衣戴皮帽的大胖子進來了，跟隨在後面的車夫很敏捷地將皮包遞給他，裏面的茶房更敏捷地將皮包又從胖子的手裏提過去。

『余先生！』卓士趕緊立起來，行了一個鞠躬。

『你是誰？』

卓士好像聽到有人在輕輕地說：『是家父！』但是他管不了這許多，他連忙從袋裏摸出介紹信，恭恭敬敬呈上去。

那胖子接了信，先看一看下面寫信人的名字，其餘是差不多一行只瞟一眼。

在這樣很短的時間中：對於卓士却彷彿經過一場很久的鬥爭。他看見他寫字台楞着眼偷看他，翹起嘴唇和椅子在切切私語。他把視線避向天花板上，恰恰又碰

到那隻鐘對着他咋舌，不講演了。他覺得牆壁在搖動，地板在旋轉。

「家父……商業界領袖……家父……」

他只記得這幾個另碎的字眼，他已經再沒有力氣把它們湊成一句整句的話語了。

他的視線也找不到安適的地方了；甚至他把視線收縮到胸前，他也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心卜卜地急跳，在向他示威。

他是活像一個囚徒，可憐地靜待胖子來下判決。

胖子把信箋照原印收攏，微笑地說：

「好，我曉得啦！我替你留意就是！」

他看卓士還立着不動，又微笑地說：

「那末，這封信就存在我這裏吧！」

他一邊說一邊對卓士點頭表示告別，接着就緩緩地跨進經理室裏去了。

卓士像喝醉了酒一樣，有些糊塗，也有些清爽，他掛念着忘記將自己的履歷和通訊處告訴他。但其後便像木鷄一般躊躇了一會兒，就也拔起這兩隻僵硬的腳踏跟地出去了。

太陽還是那樣紅綳綳地，他用力拉那扇玻璃大門。在聳然一聲的玻璃門的搖曳中，他彷彿聽到裏面流出來這樣的聲音：

『家父！你又去啦！明天還要來吧？』

一個農民和一頭牛

這好像是他的習慣動作，黃蠟般的牙齒咬着那根老滑的短旱烟管的時候，阿森總要把頭甩一甩讓那條長長的辮子搖一搖，於是他才肯把兩隻手拚命在幾隻破衣袋裏摸索着。

一根短短的紅頭洋火摸出來了，在地上唸喇一擦，烟缸紅了一下子，嘴使用勁的吸，一圈圈的烟霧跟着他舒爽的呼吸飛出來，漸漸地到那田野上消散了。

現在，阿森就在青石板上坐下來，也像那從嘴裏飛出去的烟圈兒那樣，腦子裏也朦朦朧朧地墜入沉思中去了。

十一月的太陽，完全像春二三月一樣和暖，照得那已經耕過的土地像一塊塊金

色的魚鱗似的。那不會墾過的土地上，有許許多多的麻雀兒啁啾地啄着那金色的荒穗。這的確是一個很適宜於沉思的時候。

阿森把眼睛眯得細小地，數着那被他已經耕過的土地。那一塊塊金色的魚鱗都在向他微笑，於是他的心也微笑了。

『快啦，快啦，只有東面的二畝五分啦。』

忽然，一個笨重的聲音給他嚇了一驚。他轉過頭去：是他的牛因為不服這條牛繩在笨重地跳着腿，掙扎着。他憤怒地在青石板上狠狠地敲着他那根光滑的旱烟管，嘴裏厲聲地叱着：『畜生！畜生！畜生！吼！吼！』

那畜生平靜下去了，他又半閃着眼睛緩緩地想着，想着。一種啞啞地自言自語的聲音咕嚕着：『這畜生，跟我也夠苦了。這二畝五分耕了以後，也該買些花餅給牠補一補：』

花餅？一想到花餅，他立刻想起花邊來。那圓圓一塊塊的花餅不但樣子和念起

來的聲音像花邊；而且那上行把花餅那樣天天漲價，也實在跟天天少下去的花邊一樣寶貴呢！這使他心一緊，馬上來了一陣寒戰。

他把旱烟管收起來，在褲帶上一繫，眼睛便更迷茫地走入沉思中去了。

冬耕完了……花餅實在還不重要，重要的還是三人子的糧食呀……他又想到那個永遠苦巴巴的妻子了，她一輩子補破衣，挑穀担，挑糞桶，挨罵……漸漸地，他的思想轉到對面墳場上割牛草的阿福身上去了。這小孩子也太苦啦。到現在還只單布衫褲，雪快要飛了呢。

於是，他又想着借穀賬。看目前情形是非再借些穀賬不可的了。如果借了呢，今年是可以舒服過去，明年下種的本錢也有了……金榮老闆突然在他的腦子裏跳出來，那一對老鼠眼睛笑咪咪，又在計算人家的財產啦。一個月以前給他勒去的一担穀子，現在他又想出借了，那末明年新穀上市的時候，他就可以勒兩担……

一種驚人的聲音把他的沉思打斷了：

「逃牛！逃牛！」

這是對面墳場上的阿福和許多割草的小孩子喊出來的聲音。阿森立即把視線從墳場上轉過來。果然，他的牛折斷牛繩逃了。他霍的立起來，像風一樣迅速地追趕上去，一面急急地做着手勢喊對面的阿福：

「阿福！阿福！你兜那邊！兜住牠，兜住牠！」

牛，像脫了牢籠的獅子，牠又恢復幾千年前的原始性了，狂暴地蹣跚着蹄，尾巴憤怒地翹着，低着頭，兩隻角像兩枝箭一樣飛着。牠跳過魚鱗般的泥土，牠踏過枯黃的稻根，嚇走了那羣啄荒穗的金麻雀，一躍越過那些割草孩子們的頭，向着墳場邊一直一直，去了。

阿森喘着氣，褲帶上的旱烟管時常打着他的手，頭上長長的辮子時常用着他的眼睛，他是被阻礙着；而那隻畜生却好像愈走愈快了。他喘着，喘着，走着，走着，最後終究看見那隻畜生停下來了。

站在那個荒涼的小丘上，牠嘴裏嚼著那墳旁嫩綠的青草，舌頭時常伸出來舐那出着蒸氣般的鼻孔，牠的尾巴安閒地搖着。一定的，牠以為這裏是已經逃出人世以外的地方了。以後，牠想把小丘當作野山了，像別的野獸在山洞裏一樣，牠也要把這裏做牠的故鄉了。以後，牠想一定可以脫離羈絆了，在這故鄉的樂園上完全為自己勞動了。一定的，牠也會想到，以後是開始牠的美滿的生活了。

可是，這裏仍舊是阿森可以走得到的地方。他已經喘着氣追到了。他笑着，罵着：

『畜生！畜生！這是墳呀！這是墳呀！』他把『墳』字特別叫得高，意思好像是說：『你這樣是踏進墳墓裏去啦！』

那畜生看阿森追來，本着原始性，在那墳墓的空隙處掘着牠的角，唸喇，牠的頭轉進墳裏去了，牠的尾巴却在墳墓外面安閒地得意地搖着。

阿森的笑聲更高了，差不多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狂笑。他走過去，用力地拖着

牠的尾巴，他想把牠從墳墓裏拉出來；一面還是高聲地格格格格笑個不住。

那在墳墓裏的頭，憤怒地叫了：『嘩！』

不曉得怎樣一來，突然像一枝利箭刺過阿森的心，他的笑聲也忽然中止了。他的粗魯的手指放下那尾巴像木雞的爪子一般垂着，他的臉上每一條縐紋都劃出來了。不知道是汗還是淚，晶瑩地映着十一月太陽光的顏色，從那呆瞪着的眼睛，從那每一條縐紋中，從那污穢的布衫上，撲簌簌地流下來了。他是呆住了。他是想着他從前因為繳不出租逃避到山洞裏去，後來給金榮老闆找到了，拖着他的辮子從山洞裏拉出來的那時候的情景了！



0.85